

第一章：新约圣经的史实性

转折点

何教授站在他办公室敞开的窗户面前。他在三楼，他的视线越过开着花的木棉树，集中在校园中央的庭院。如果那天太阳露脸，那室外会非常炎热，但吹进房间的阵阵微风却清新怡人。两个小伙子自隆冬过后的春节就在和何教授共同学习；而现在四月已经过了一半。随着春天的到来，大自然已经再次复苏了。

尽管谁都没有事先说明，但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王和小李每周的同一时间都会出现在何教授的办公室，好像他们三人都已默然达成共识。所以在他们讨论过但以理书的一周之后，眼见比平常见面的时间晚了 15 分钟时，何教授开始有些不安。他知道上周讨论的但以理书对小王来说就像是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小王掌握的证据足以充分证实旧约圣经真是上帝的启示，让他没有提出合理疑问的余地。

“但并非任何疑问，”何教授脸上带着有些许讽刺的笑容，自思自忖着：“人总是能提出疑问；只是合理不合理罢了！”但何教授自信到目前为止小王心中理性的声音足以告诉他相信才是合理的，反之真行不通。

同时，何教授也深知人往往不想要真理，即使自己的理性说不，他们也还是经常选择拒绝。眼见他俩迟迟还未来到，他开始害怕小王已决意不再思考这些事情。他曾见过很多人在经过看似认真的考询基督教之后，还是选择回避。何教授长叹了一口气，拒绝真理的后果就是被独一真神拒绝。在忧心忡忡的思绪中，他听到了期待已久的敲门声，“请进！”他立即回应，并离座起身。小王和小李匆匆地走了进来。

“对不起何教授，我们迟到了。”小王急忙道歉说：“我们……刚在外看书，回去的路上又有些堵车。”

“没关系，”何教授安抚他们说。他本想问什么书，但想了想，还是说：“请坐”，他指着书桌另一边早已为他俩准备的椅子，示意他们坐下。三人都坐了下来。

新约时代和教会初期

(所有年代都是公元后的大概年代，有特别注明的除外)

公元前 6 到 4 年期间	耶稣降生
公元前 4 年—公元 39 年	希律安提帕任加利利分封的王
11—14	提庇留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共同执政
14—37	提庇留在罗马单独执政
14—29	年期间 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26—36	本丢·彼拉多担任犹太巡抚
26	施洗约翰宣告基督的来临
28	希律安提帕将施洗约翰斩首
30	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
51—52	迦流成为希腊总督
54	革老丢(41—54 年执政)因‘斯督’(‘Chrestus’)事件， 将犹太人驱逐出罗马
57	以拉都是管哥林多城库的人
62	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被杀害
64	罗马大火；尼禄(于 54—68 年执政)迫害基督徒
67	保罗和彼得在罗马被处死
70	罗马人将耶路撒冷摧毁
93	约瑟夫斯(37—100)在《犹太古史》中提到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
100	新约圣经的书写已完工
112	小普林尼(61—113)在比西尼亚—潘图斯迫害基督徒
116	塔西佗(55—120)在《编年史》中提到基督徒
120	苏埃托尼乌斯(70—130 后)在其著作《十二凯撒生平录》 中提到基督徒
125	现存最古老的新约残卷
165	琉善(120—180 后)在其著作 <i>Peregrinus</i> 中嘲讽基督徒
170—180	穆拉多利经目列出了新约圣经 27 卷书中的至少 22 卷
到 180 年	新约圣经的 27 卷书中，至少有 25 卷被早期教会的教父 参引
200	新约圣经中，现存最早的完整书卷抄本
350	现存最早的完整新约圣经抄本

小王首先开口说：“何教授，我已确信旧约圣经是上帝的启示。那些预言绝不可能是出于人的先见或侥幸的猜测。但对于新约或耶稣基督，我就不那么确定了。也许我应该成为犹太人才好，但我又喜欢吃猪肉包子。”

他们都笑了，何教授说：“还没到割舍肉包的程度！但你的问题实际上将我们带到了理性探寻的下一步：新约圣经的真实性和耶稣基督其人。”

“确认新约真实性的过程与旧约类似。

1. 圣经之外的历史材料、新约圣经的古老抄本以及考古发现都表明新约圣经的历史准确，并且写于第一世纪。
2. 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的复活以及对旧约预言的详细应验都表明他就是旧约中应许的弥赛亚。

关于耶稣生平的主要记录，我们现有的就是新约圣经，但在细究祂的身份和作为之前，我们需要先温故一下证实新约圣经写作年代和准确性的证明。”

耶稣，确有其人？

小王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过往的抵抗情绪，这种表情何教授已经一段时间没见过，他打断何教授说：“我们又怎么知道是否有耶稣这个人？”

何教授温和地回答说：“我们怎么知道史上有没有秦始皇，有没有尤利乌斯凯撒呢？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要看相应的历史证据。”

何教授走向拥挤的书架，一边抽出几卷书，一边说：“能证实历史上确有耶稣基督其人的证据大量又充分，因而在耶稣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后的 1700 年来，他的追随者和反对者似乎都未曾质疑他的存在。^{1、2} 后来在十八世纪末期，一些实际上毫无理性的所谓‘理性主义者’开始无根无据地发表一种否认耶稣存在的观点。有趣的是，就连反对圣经的伏尔泰也无法认同这种否认耶稣存在的荒诞说法。但这种说法还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在一群想要拒绝任何与基督教有关之事

的无神论者当中蔓延开来。一直以来只有少数人持这种观点，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确凿有力的证据说服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耶稣的确真实存在，而且其中包含了大部分非信徒学者。”何教授打开一本书，翻了几页，说：“这本书是一位研究新约领域的专家写的，他不乏引用批评家对基督教的言论和诋毁新约圣经史实性者的言辞，但在谈及学术界的现实时，他说：

耶稣不存在之理论，已不存在学术范畴的讨论意义。³”

何教授抬起眉头，仔细地凝视了小王一会儿，想知道他到底在外面看了些什么书。“然而，”他缓缓地说道：“我们的确需要考察一下新约圣经的史实性，相应的证据非常丰富，极具说服力，从中我们会发现耶稣其人的确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证据可以总结为：

1. 新约之外的证据表明耶稣及基督教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久远年代。
2. 证实新约圣经撰写年代久远，传抄准确的证据。
3. 对于新约准确性的历史和考古证据支持。

我们先从新约之外的证据开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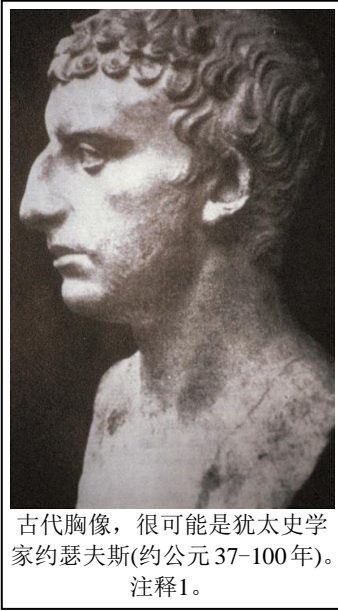
约瑟夫斯提供的历史依据：约公元 93 年

“圣经之外有关耶稣和新约事件之最早记录在案的文献很可能是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记载。你们或许记得，我们上周在讨论罗马人于公元 70 年毁灭耶路撒冷城和随后犹太人四散各地的事件时，已经看过他的一些记载。约瑟夫斯的两大著作，《犹太古史》（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和《犹太战争》（The Wars of the Jews）也许是记录公元前 100 年到公元 73 年前后，巴勒斯坦和周边地区所发生事件的最佳历史文献。”

“约瑟夫斯见过耶稣吗？”小李问。

“很遗憾，他生于公元 37 年左右，死于 100 年前后，没赶得上。”

“那么，他是基督徒吗？”小王想要知道。



何教授摇了摇头，说：“不是，从他有很多自传成分的著作看来，几乎排除了这种可能。他虽然常谈及上帝和宗教，但从未表现出任何相信耶稣的迹象，而且他的生活也根本不像基督徒。”

“约瑟夫斯在耶稣死后六十多年，大概在公元93年完成了《犹太古史》。这本书证实了福音书和新约其他书信中的无数背景细节，比如说：当时犹太国王和大祭司的名字及执政时间，统治巴勒斯坦及周边地区的罗马官员等。但与我们关系最大的就是直接记录了新约圣经人物和事件的三段内容。”

约瑟夫斯笔下的施洗约翰

“新约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有讲到耶稣的表兄，施洗约翰。我们上周提到过他。施洗约翰在巴勒斯坦全地都有一大群跟随他的犹太人，他教训他们为预备弥赛亚基督的即将到来要悔改，并以受洗作为悔改和祈求上帝饶恕的象征。被称为分封王希律的犹太领袖希律安提帕在施洗约翰责备自己的时候，把他囚在监里，随后将他处死。

凯撒提庇留执政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总督，希律作加利利的分封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的分封王，吕撒尼亚作亚比利尼的分封王，亚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撒迦利亚的儿子，在旷野的约翰。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路加福音 3:1-3 新译本]^A

^A 对路加福音 3:1-3 的历史参考，参见第二册第六章：先知但以理的有关讨论。

3:5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施洗约翰]那里去，6 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了他的洗……11[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12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14:1……分封王希律[安提帕]……3……为了他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拘捕了约翰，把他捆绑，关在监里，4 因为约翰多次告诉他：“你占有她是不合理的。”5 他想杀约翰，但又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个先知。6 到了希律生日的那天，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希律非常高兴，7 就起誓答应她，无论求什么都给她。8 她在母亲的怂恿之下，说：“请把施洗的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9 王就忧愁，但因为誓言和在座的宾客，就下令给她。10 他派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的头。”[马太福音 3:5-6、11-12，14:3-10 新译本]

这就是新约圣经中对施洗约翰的部分记载。现在我们看看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记录的施洗约翰：

[约瑟夫斯的上文详细记载了希律安提帕（他称之为分封王希律）的军队在公元 37 年左右打的一场败仗]

现有些犹太人认为希律军队的战败是上帝对希律将那被称为施洗之人的约翰处死的公义惩罚，因为希律杀了这个教训犹太人行善、彼此行义、敬虔向神的好人。据约翰看来，他所施的洗只因此才能蒙神悦纳，即：他们使用洗礼不是为了了一些罪得到赦免，而是为了身体的洗净，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灵魂已经因公义而得以洁净。

现有许多人因为他的话大受感动而成群地去到他里。希律因为害怕对群众有巨大影响力的约翰召集这些力量谋反（群众似乎已经到了听信他任何言词的地步），希律认

为最好将他处死。这样一来，他既能阻止约翰可能导致的祸害，又能在没有为时过晚之前，处死一个自己可能会后悔没有处死的人，从而保全自己免入难题。

因此，由于希律的多疑，约翰沦为囚犯，被押解到我所提过的马切鲁斯（Macherus）城堡，在那儿被处以极刑。现在犹太人认为希律军队被摧毁是临到希律的惩罚，是神不喜悦他的标志。⁴

学者们似乎普遍认为约瑟夫斯的这段记载的确是他亲笔所写。⁵ 这段内容为圣经中关于施洗约翰一生的许多细节提供了强有力的独立明证：他的传道、影响广泛、给众人施洗以及被希律安提帕监禁，处死。同时，这段文字也粗略证实了施洗约翰活动和处死的时间是在公元 37 年希律战败之前。”

小李有些困惑，他问：“但根据圣经的记载，约翰入狱是因为他指责希律夺兄弟的妻子希罗底为妻，被杀是因为希罗底的计谋。”

何教授点点头说：“没错，我认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但要记住，在高度宗教化的国家，国王受到公认先知的公开指责是一件对政权有害的事情。约瑟夫斯的记载和圣经的记录其实毫无冲突。约瑟夫斯笔下，希律监禁约翰的理由可能是作者的猜想，可能是希律监禁、处死约翰的动机之一，也可能是希律公然宣布的借口。关于希罗底和约翰之死的关联，约瑟夫斯并没有提到他被关押之后到行刑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因而这也与圣经冲突。”^B

小王比小李更快抓住关键，他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完

^B 此外，约瑟夫斯的记载也证实了圣经对希律安提帕与第二任妻子希罗底之关系的细节描述。据约瑟夫斯记载，希罗底是希律安提帕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飞利浦的妻子。安提帕爱上了希罗底，成功劝服她与丈夫离婚，嫁给自己。约瑟夫斯也提到了希罗底和她第一任丈夫飞利浦生的女儿，名叫沙罗米；这就是那在希律安提帕宴会上跳舞的女孩。约瑟夫斯称希律为分封的王，这与马太福音 13:1 和其他经文一致。见《犹太古史》18 卷 5 章第一和第四部分（5 章:109-110, 136）。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的细节被圣经之外的独立史料，非信徒约瑟夫斯的记载证实。

全独立的历史证明的确让人震撼！您还有更多例子吗？有关于耶稣的证明吗？”

何教授用他惯有的方式点点头说：“非常合理的问题！我有两个来自约瑟夫斯的相关例证。”

约瑟夫斯笔下的雅各——耶稣基督的弟弟

“约瑟夫斯记录了对耶稣的弟弟雅各所执行的违法死刑。公元 30-70 年，巴勒斯坦地区的很多犹太人恶毒地反对基督教，但在此期间只有少数基督徒被处死。一个原因是在巴勒斯坦地区，正常情况下只有罗马官员才有权将人处死；而且罗马人当时还没开始系统地迫害基督徒。公元 62 年，监管犹太地区的罗马官员过世，在接任的新官到来之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大祭司亚拿纳（Ananus）利用了有利时机处死雅各。约瑟夫斯记录：

他[亚拿纳（Ananus）]召集了公会的审判官员，将雅各，他兄弟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和其他几个人带上前来。他判他们违背律法，施以石刑。⁶

‘雅各’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是个常用名，‘耶稣’也是，希腊文中的‘耶稣’这个名字等同于‘约书亚’。在约瑟夫斯的著作中，出现了十几个名为‘耶稣’的不同人物。⁷这里约瑟夫斯指出，这个雅各是那位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弟。”

“新约圣经有没有记录雅各的死？”小李问。

“没有，”何教授说：“但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耶稣有个名叫雅各的兄弟[马太福音 13:55；加拉太书 1:19]，他是耶路撒冷杰出的教会领袖[使徒行传 15:13-21；加拉太书 2:9]，当公元 57 年左右⁸[使徒行传 21:18]，犹太大祭司和其他领袖试图处死使徒保罗，但因罗马人的缘故而未得逞时[见使徒行传 21-23 章]，他还在任职。这完全符合约瑟夫斯的描述：五年后的公元 62 年，在暂时没有罗马官员阻止的情况下，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成为犹太领袖迫害的目标人物。

“总之，所有的历史细节都全然吻合，并且约瑟夫斯没有偏袒基

“基督教！”

“能确认这段文字不是后来增加的吗？”小王问。

“实际上，包括非信徒在内的所有学者，几乎都认同这些是约瑟夫斯亲笔所写。⁹若这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插入的记载，那他决不会这么写。注意：约瑟夫斯没有肯定耶稣就是基督，不过说有些人这么称呼他。一位真实的基督徒在这一点上绝不会使用这么模糊的词，他们不会这么随便地指出耶稣，也不会没记载雅各在教会的重要地位。

“要证实这点，我们可以对比约瑟夫斯的第三个重要段落，这段文字几乎肯定有经过后来基督徒文士的改动，但也基本肯定其中有一部分是约瑟夫斯亲笔所写。”

约瑟夫斯笔下的耶稣

何教授翻到约瑟夫斯著作的另一页，读道：

*“大约在这个年代，出现了一位智者，耶稣[如果称他为人
的确合理的话]；他是一位行奇事的师傅，一位教导乐意接受
真理之人的教师。他赢来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跟随他。[他是
那基督。]彼拉多因为我们领袖的控告，判定他钉十字架的时
候，那些起初就爱他的人，没有停止爱他，[因为他在第三
天又活生生地向他们显现；就像神的先知已预告过这些和成
千上万其他关于他的奇妙事情]。这个因他得名的基督徒部
落，至今仍未消亡。”¹⁰*

何教授抬头看了看他俩，而后指着文字说：“留意括号里用斜体表示的几个地方。大部分学者认为这几处是基督徒传抄员后来添加或修改的。^c 挪去这些推想出来是添加的部分后，剩余的部分就十分接

^c 这段取自约瑟夫斯现存希腊抄本，描述耶稣的文字，其中有一个太多和一个太少：若这一段完全是出自约瑟夫斯之手，那关于耶稣的描述就太多；若完全是一位基督徒插添的，那关于耶稣的描述则太少。

我们现在具有的文字，其中肯定包含了一些约瑟夫斯当时远远没能相信的内容，例如：耶稣是基督，并且从死里复活。

[接下页]

近约瑟夫斯的风格了。¹¹ 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层面的观点，但多数学者的观点是——也是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段文字的核心部分是约瑟夫斯写的，后来一位基督徒传抄员觉得这些文字对耶稣不够尊重就作出了添加。”

“那么关于耶稣就是基督，约瑟夫斯有什么评价？”小李问。

“对于这一点，学者的意见有分歧，”何教授回答：“许多学者提出约瑟夫斯的原文中就有‘他就是所称的基督’这一短语，就好像约瑟夫斯在指出耶稣的兄弟雅各时，对耶稣有相似的称呼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不是很确定。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一段基本不存在争议的部分中，约瑟夫斯将耶稣的跟随者称为‘基督徒’，也就是‘小基督’的意思。这个字眼意味着耶稣的跟随者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

“和施洗约翰以及耶稣兄弟雅各的例子一样，这里约瑟夫斯也独立证明了新约圣经中的细节。这里至少有十点是相互吻合的。”何教授掰着指头数道：

1. 他名叫耶稣；
2. 他有能行奇事的名声；
3. 他是位老师；
4. 很多犹太人相信他；

同时，这一段也不像是由一位基督徒传抄员从头添加的。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说耶稣仅是一位‘智者’，这个称呼在早期基督徒中也不普遍。相反，一世纪末和之后的基督徒作家都会习惯上使用像‘神子’、‘主’、‘救主’等高度尊敬的称呼来指代耶稣；但这段文字没有出现任何类似的称呼。在早期基督徒著作中的‘乐意’一词是经常带有享乐含义在内的贬义词，也一般不为基督徒文士所用。用‘部落’指代基督徒也颇为奇怪（这些辩证和其他细节，见注释1，第 89-90、93 页）最后，基督徒也几乎不会用‘基督徒部落至今仍未消亡’这一如此消极的评论作为结语；基督徒会说福音在世界各地得以传播。总之，这一段文字总的来看不像是早期教会基督徒遗留的同等文字。如果约瑟夫斯的这段文字本来根本没有提及耶稣，那很难相信是基督徒传抄员觉得有必要在当中从头添加关于耶稣的内容。直到 18 世纪晚期，才有人着重辩论耶稣的存在（见注释1，第 6-8 页）。一千多年前的传抄员可没想到有必要在一本非犹太信徒的著作中捏造耶稣存在的‘证据’。

5. 他事奉时正值本丢·彼拉多掌权；
6. 犹太领袖反对他，在彼拉多面前控告他；
7. 彼拉多将他钉十字架；
8. 他被钉死后，他的门徒继续跟随他；
9. 他们被称为‘基督徒’
10. 公元一世纪后期，他们依然作为群体而存在。

上述每一点都证实了具体记录在新约圣经中关于耶稣和其跟随者的历史细节。”

何教授靠在椅背上，说：“综合约瑟夫斯的这三段文字，我们对记在新约圣经中，分布于公元 26 至 62 年间的情况和具体事件就有了切实证据。这个时间段刚好包含了新约历史叙述覆盖的几乎所有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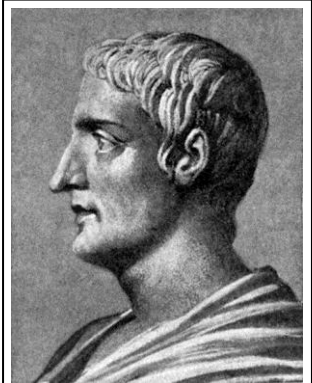
“很好的开始，”小王点着头说：“但这只是一位作者，而且其中还有一段文字存在疑问。你还有更多证据吗？”

“还有许多呢！”何教授笑着答道。

罗马的历史证据：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 116 年）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生活于约公元 55 至 120 年。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编年史》，当中涵盖了从公元 14 年奥古斯都皇帝之死到公元 68 年尼禄皇帝去世的罗马历史。

“公元 64 年，一场大火摧毁了大半个罗马城。尼禄皇帝统治下的政府为了平息被冒犯之神祇的假想怒气，从事了大量宗教仪式；他们也花费了大笔金银安顿无家可归的灾民和重建城市。尽管如此，民间仍有传言说这场大火是尼禄自己下令放的，好让自己能在罗马中心被烧毁的部分建立一个巨大宫殿；甚至是为了得到重建整座城市的美名。



塔西佗（约公元 55-120 年），
罗马史学家。注释1。

[大火之后]...继而又设法采取平息神怒的措施.....对武尔卡努斯、凯列司和普洛西尔皮娜举行公开的祈祷。优诺也受到了已婚的主妇们的慰解.....所有有夫之妇都要参加礼宴和整夜不眠。

但不拘是人为的措施，不拘是皇帝的慷慨赠赐，还是各种平息神怒的措施，都不能使传到外面去的丑闻平息下去，更不能使人们不相信这次大火是故意放起来的。因此尼禄为了辟谣，便找到了这样一类人作为替身的罪犯，用各种残酷之极的手段惩罚他们，这些人都因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恶，群众则把这些人称为基督徒[直译：Chrestians]。他们的创始人基督[直译：Christus]，在提庇留当政时期便被皇帝的代理官彭提乌斯·彼拉图斯[彼拉多]处死了。这种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是不仅在犹太、即这一灾害的发源地，而且在首都本城(世界上所有可怕的或可耻的事情都集中在这里，并且十分猖獗)再度流行起来。

起初，尼禄把承认自己是此宗派成员的人都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大量的人^D被判了罪，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他们在临死时还遭到讪笑：他们被披上了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他们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着当作黑夜照明的灯火。^E尼禄把自己的花园提供出来作为游览之所，他还在他的竞技场举行比赛，他自己则穿着馭者的服装混在人群里或是站在他的马车上。尽管他们的罪行完全当得起这种极其残酷的惩罚，但他们依旧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不是为着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而是牺牲于一个人的残暴手段之下的。”¹²

何教授读完后抬起头，说：“尽管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这段文字视为塔

^D 注释者们指出这不是一个具体数值，无法从此估算出实际数字。

^E 罗马对纵火者的传统刑罚就是将其活活烧死。



尼禄皇帝（统治时间 公元 54-68 年）。注释1。

西佗亲笔所写¹³，但由于其中包含了很多涉及耶稣的重要信息，使得一些圣经批评家觉得有必要攻击其不是出自塔西佗之手。我认为那极少数的批评家，主要是出于他们自己反基督教的偏见才诋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无论怎样，我们先总结一下证据。

“这段文字出现在现存最早的抄本 and 所有其他抄本中，^F 古典学者指出从行文风格来看，无疑是塔西佗所写。留意其中对基督徒一贯的消极态度：虽然塔西佗认为基督徒在尼禄手下变成替罪羊，不公道；但他还是认为基督徒如此邪恶，应该遭受这些折磨和杀害！这是一

一到三世纪，罗马人对基督教的典型态度。如果这段文字是基督徒后来添加的——我要再次强调绝对没有支持这一无理推测的任何文本证据——如果原本是基督徒所写，那他就会赞美耶稣，或者至少强调基督徒的刚毅，而不会仅称他们是憎恨人类的人。若是基督徒后来添加的，那整体来看就会像我们刚才看过的约瑟夫斯段落一样，当中会出现支持耶稣的内容，与原文格格不入。

“除此之外，塔西佗这段文字中的一些短语还被后来一位在公元 403 年写书的基督徒历史学家，赛弗雷（Sulpicius Severus）引用。^G 从

^F 这段记载中，有三个拉丁词存在疑问（上文翻译为‘被烧’），但它们对意思的影响不大。

^G 见赛弗雷（约公元 363-435 年）的《编年史》卷二，29 章。将塔西佗的拉丁文本和赛弗雷的拉丁文本进行简单比较（如本作者所作），就会看出赛弗雷引用了塔西佗的一些短语。同时，赛弗雷增加了塔西佗著作中没有的细节，省略了塔西佗有的一些细节，行文风格也很不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赛弗雷不像塔西佗，他对基督徒没有任何反面描述。有些批评家提出（出于想象）一位后来的基督徒根据赛弗雷的记载，对塔西佗的文本进行了添加篡改。这两份文本间的巨大差异，显示这种观点毫无依据。实际上，赛弗雷的引用刚
[接下页]

此，我们得出这段文字那时已经为人所知。尽管你也许会在网上读到一些不同的评论，”何教授看着小王继续说：“但这段文字没有任何地方看起来像是后来的基督徒篡改添加的。

“这段文字表明了一位公元 116 年的罗马作家对罗马城公元 64 年基督教情形的认识。

1. 基督教的跟随者被称为 ‘Chrestians’ 这是早期罗马人对基督徒 (Christians) 一词的典型拼法。
2. 基督教的创立人被称为 ‘Christus’，这是对基督或弥赛亚的拉丁语写法。
3. 在提庇留皇帝统管期间，在犹太地区，基督被本丢彼拉多处死。
4. 截至公元 64 年，罗马地区的基督徒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5. 基督徒被公认为对社会有害的邪恶之人。

很明显，1-3 点都是对整本新约圣经中重复陈述事实的独立而有力的证实。关于第四点，新约中记录了在公元 57 到 59 年间，有相当数目的基督徒聚集在罗马以及周边地区的几所地方教会 [罗马书 1:8、16:1-16；使徒行传 28:13-15]。至于第五点，对基督徒的中伤、憎恶和迫害当然在新约圣经中随处可见 [例如：使徒行传 16:20-23、17:1-9、28:22；彼得前书 4:12-16]。论及罗马，使徒保罗在公元 67 年前后经历的囚禁和即将发生的死亡在新约中都有具体详细的记载 [提摩太后书 1:8、16-17；4:6、16]。

“我们可以从塔西佗的记录中看到，一位二世纪早期的细心罗马史学家得以查阅对公元 64 年罗马的基督教，和耶稣在于公元 26-36 年统管犹太的本丢彼拉多手下受死这些事件的记录。这是证实新约史实性的更多强大证据，更不用说证实耶稣的存在了！”

好证实了相反方面：公元 400 年左右，塔西佗对尼禄和基督徒的记载已经可供赛弗雷阅读和引用。

是谁说耶稣不存在？不是公元 165 年左右的琉善（Lucian）

虽然小王心里已被讨论的内容折服，但他还是反驳道：“但若文献中没有记录基督被本丢彼拉多钉死，难道基督徒不会想要增加这部分内容吗？”

“为什么？”

“为了证实基督的确存在，并且在彼拉多手下受死。”小王的语气中带着理所当然的意味。

“向谁证实？”何教授问：“公元二世纪（或者公元十二世纪！），从未有人争论过耶稣是否存在，就像人们从未争论过尤利乌斯凯撒是否存在一样！在头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敌对者否认耶稣从死里复活，经常指出他是当作罪犯而被处死，但他们从未提出过耶稣不存在的说法。”何教授翻到另一页，接着说：“看看萨莫萨塔（Samosata）地的琉善^H在 165 年左右写下的尖刻讽刺：

11.....基督徒.....他们依然敬拜那位因为把这种新宗派引进世界，而在巴勒斯坦被钉死的人.....

13...基督徒...可怜虫们最先使自己相信的是他们会不死，活到永远，因此他们蔑视死亡，甚至自愿被关押——至少多数人。而且，他们第一位律法颁布者已经劝服他们相信：他们一旦犯了否认希腊神祇的罪，敬拜那位被钉死的诡辩家，并且活在他的律法之下，他们就都互相成为弟兄。¹⁴

在这段引文出自的作品中，琉善反复嘲讽基督徒是被毫无根据之迷信轻易哄骗的追随者；他将耶稣贬称为‘被钉死的诡辩家’。他肯定是想要说服人们别相信基督教，但他从未说耶稣不存在。在基督教成立的头四百年，所有其他的基督教批评家都同样未曾否认耶稣的存在。¹⁵因而毫不奇怪在公元二到四世纪，据我所知著书捍卫基督教的早期教会之父们从未觉得需要提供耶稣是真人的证据。正如我之前所说，

^H 萨莫萨塔地的琉善（约公元 120/125-180 年后）是一位公元二世纪游遍罗马帝国的著名作家和演说家；他的许多著作都得以流传。

一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我们都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基督教的追随者还是反对者——着实辩论耶稣存在的记录。因而，没人觉得需要伪造一段极度贬低基督和基督徒的文字，将其插入到像塔西佗这类非信徒史学家的著作中去。”

“那他们为何要在约瑟夫斯的著作中添加内容呢？”小王问。

何教授立即答道：“明显是因为他们觉得约瑟夫斯对他们的主耶稣不够尊敬！但若约瑟夫斯原本没有谈及耶稣，那他们也没有理由添加任何内容。在塔西佗的这段记载中，没有添加任何赞扬基督或基督教的字句。”

小王又想到一个反对意见，他问：“我们最早的塔西佗著作抄本是什么时候的？”

何教授点头回答道：“问得有道理！我们手头，包含尼禄迫害基督徒部分在内的塔西佗最早抄本是公元十一世纪的，¹⁶ 这要比人们开始争议耶稣是否存在的年代早了好几百年。”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小王还在思考。何教授的怀疑是对的，小王的确读了许多关于新约圣经历史依据的言论，但大部分都是在网上读到的。现在小王开始怀疑他所读到的那些极度诋毁耶稣和新约圣经的读物，可能实际上没有任何学术或历史依据。但他把这些想法存在心里，他最后问道：“您还有更多的证据吗？”

何教授轻快地点了点头，说：“有，我们再来看另一位罗马人。”

来自罗马人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历史证据，约公元 120 年

何教授翻开他桌上那叠书中的另一本，说：“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生于公元 69 至 73 年间，死于公元 130 年之后。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在公元 120 年左右面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这部著作涵盖了罗马公元前 100 年前后到公元 96 年间的历史。虽然苏埃托尼乌斯与塔西佗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似乎没有使用塔西佗的历史作品作为参考。

“苏埃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中的第六卷记载了尼禄皇帝的历史，尼禄于公元 54-68 年执政。总的来说，苏埃托尼乌斯对尼禄

持批评态度；但是为了客观公正，他先记述了在他看来算是尼禄功绩的内容。在这些以‘善行’为主题的记载中，他提到了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

在他[尼禄]统治时期，许多弊端受到严厉制裁，同时他还颁布了不少新的规定：限制奢侈，公宴以分发食篮……惩罚基督徒，他们是新的和为非作歹的宗教信仰徒[编者注：原文为“惩罚基督徒，一群投身于一个新的为非作歹的迷信”]……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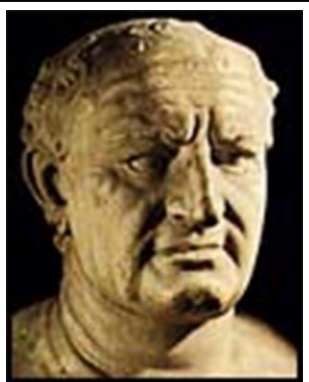
几个段落之后，苏埃托尼乌斯清楚申明了自己对镇压基督教‘迷信’的支持：

我把他[尼禄]的这些行为汇总在一起，其中有些无可指责，而其他的甚至该受称赞。但为了[把这些善行]和他的丑行与罪行分开，我现在陈述他的劣行。¹⁸[编者著：此段参照英文版翻译]

因而，苏埃托尼乌斯像他同时代的多数罗马人一样，把对基督徒的惩罚要不视为‘无可指责’，要不甚至视为‘该受称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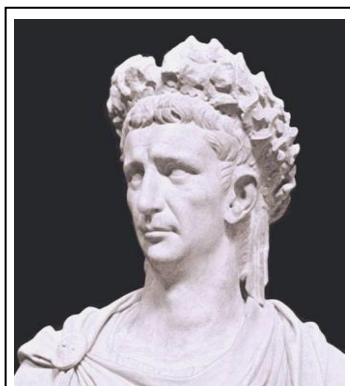
“对我们重要的信息是，罗马人在公元68年前就已经知道基督徒这个群体了，他们还知道这个群体是在那时不久之前兴起的。而且，苏埃托尼乌斯在塔西佗之外的独立记载进一步证明塔西佗所提及、尼禄迫害基督徒的记载是正确的。”

何教授翻到书的前半部分。“苏埃托尼乌斯也保存了可能是新约之外对基督的最早记载。他提到了于公元41-54年间执政的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



苏埃托尼乌斯（约 69/73 130 年后），罗马历史学家。注释1。

他[克劳狄]将犹太人驱出罗马,因为他们总是因基督[直译: Chrestus]这个煽动者闹事。¹⁹



克劳狄皇帝(统治时期:公元41-54)。注释1。

‘Chrestus’是早期罗马人对‘Cristus’,即基督的普遍拼法。尽管有许多学者争论这个词是不是真的指基督,但几乎没有学者认为这段文字不是苏埃托尼乌斯亲笔所写。²⁰那么‘Chrestus’是谁呢?这里,苏埃托尼乌斯好像把‘Chrestus’看成是在克劳狄统治期间,一名经常在罗马犹太人中制造麻烦的犹太人。单从这一点就清楚看出这段文字不是基督徒添写的!这很可能反映出罗马人对基督

教的早期认识: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派。一世纪的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存在极大纷争;如新约圣经所记,这些纷争有时在反基督的犹太人和或外邦人的煽动下演变成真实的暴乱(使徒行传13:44-14:19)。很可能正是类似的暴乱事件使得克劳狄皇帝驱逐犹太人。

“尽管不能百分百肯定,但‘Chrestus’很可能就是指基督。但即或不然,这段记录依然证实了新约圣经的史实性,因为使徒行传中也记载了克劳狄对犹太人的驱逐:

1 此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2 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亚居拉。因为革老丢[克劳狄]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所以亚居拉最近同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了……[使徒行传 18:1-2 新译本]

所以苏埃托尼乌斯这段关于‘Chrestus’的记载至少证实了新约历史中的一个具体细节:犹太人在克劳狄的统治下被逐出罗马。同时最有可能的是,这段文字是新约圣经以外记录耶稣基督(‘Chrestus’)的最早文献;因为苏埃托尼乌斯记录这一事件发生在克劳狄执政年

间，那就肯定是发生在公元 54 年之前了。¹ 那这就成为耶稣死后复活不到 35 年的圣经之外证实基督和基督教的证据。

“关于苏埃托尼乌斯，我们就讲这么多。” 何教授说着把书合上，又翻开另一本书，继续说：“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良师益友，小普林尼。”

来自罗马人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的历史证据，约公元 112 年

小普林尼生活于约公元 61-113 年左右，因其存留至今的几百封书信而得名。他在罗马帝国中担任过多种政府职位。在小普林尼的晚年，大约公元 111 至 113 年，他在位于今土耳其北边黑海沿岸的罗马比西尼亚-潘图斯省份担任巡抚。在小普林尼行政期间，他还与图拉真 (Trajan) 皇帝保持大量的书信来往，经常求问其意见和指导。



小普林尼 (约公元 61-113 年)，
罗马一省巡抚。注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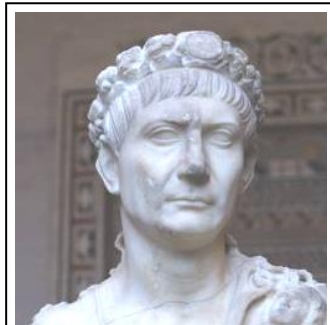
在小普林尼的统管期间，皇帝取缔没有得到政府认可的‘群体’，这便导致了该省内对基督徒的抓捕和审查。普林尼感觉审查过多，便写信给皇帝求问建议。他的信件让我们看到基督 80 年之后，基督教信仰和践行的精彩见证。以下是信件的摘录：

呈图拉真皇帝陛下：

……我审问他们是否为基督徒，如果他们承认是，我会重复这个问题两次，并且加之以死刑相威胁；如果他们依然坚持，我便下令将其处死……那些否认自己是基督徒，或曾经是基督徒的人，若随我向诸神祈祷，献乳香和酒料崇拜您的尊像

¹ 根据使徒行传 18 章，很多学者认为驱逐发生于公元 49 年。

——我特为此下令将您的尊像和诸神像一并带来，以及最终咒诅基督——据说，这些行为都是真基督徒所不能被逼就范的——这些人，依我看，便可以释放。其他先由线人指认，承认自己为基督徒，但后来又否认的人；的确，他们曾经信奉，但后来已退出，有些在三年前，其他人在多年前，有几个长达二十五年前[有抄本记二十年]。他们全都崇拜您的塑像和诸神的雕像，并且咒诅基督。然而，他们承认他们所有的罪行或错误，在于他们习惯在某固定的一天，在天亮之前聚集，并一唱一和地向基督唱诗，如对神祇一般；他们以庄严誓言约束己身，不是誓言行任何恶事，而是誓言绝不有任何欺骗、偷盗、奸淫，从不谎言，他们受托保管某物，按约交回；之后，他们习惯散会，再聚集共享食物——但都是些普通、无罪的食物。就连这种活动，在我按照您的命令公布了关于禁止政治聚集的法令后，他们也不再开展。我认为更有必要抽取真情，于是严刑拷问两个被称为女执事的女奴，但除了腐化极度的迷信外，我一无所获。……所有阶层和年龄段的人，不分男女都会受到审理。因为这种传染性的迷信并非仅限于城市，也在乡下和偏远地区蔓延开来。不过好像还能查处、纠正。至少能肯定的是，之前几乎废弃的庙宇现在开始恢复人气，神圣的节日在经过漫长的中止后，又再次复苏；而之前鲜有人问津的祭祀，现今也多有需求。[卷十，第九十七封书信]²¹



图拉真皇帝(统治年份：公元98-117年)注释1。

留意与新约圣经相符合的方面：

1. 基督被视为神。[约翰福音 1:1-3]

2. 基督徒需要保持高道德的行为。[加拉太书 5:19-23]
3. 基督徒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或崇拜其他神。[哥林多前书 5:10-11, 6:9]
4. 基督徒有女执事。[提摩太前书 3:11]
5. 女性和奴隶在教会中与其他成员一样拥有平等身份。[加拉太书 3:28]
6. 基督徒经常聚会（即便是违法），在聚会中唱歌并一同用餐。[哥林多前书 11:20-34, 14:26, 16:2; 希伯来书 10:25]
7. 即使是在受折磨或在死亡的威胁下，基督徒也不得否认基督。[马太福音 10:32-33; 启示录 2:13]
8. 人们批判基督教说它对与异教崇拜有关的商业活动有不良影响。[使徒行传 19:23-27]
9. 第一世纪，基督教在比西尼亚-潘图斯省传播广泛。[使徒彼德在公元 68 年左右离世之前，问候那地的基督徒：彼得前书 1: 1]

普林尼的信件至少表明了两点：基督教开始的时间和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时间，留意信中提到的，在公元 112 年左右，有些人声称自己早在此的二十或二十五年前就停止了参加基督徒聚会。这就意味着基督教的践行必定在一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在比西尼亚-潘图斯形成了。那是一个距耶路撒冷 1000 多公里的非犹太地区！当时没有大众传播工具，福音传播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并在此建立教会按理也得几十年。逻辑上讲，这也表明基督教福音在公元 90 年前的几十年就已经在传播了。

“反基督教的批评家声称基督教大部分是在二世纪‘发明’的宗教，这毫无历史依据。与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一样，普林尼的书信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历史文献；也证实了基督教在一世纪中晚期就已广泛存在，这也意味着基督教必定成立于一世纪上半叶——正如新约圣经所说。

“其次，想想他们信仰的内容。普林尼声明在公元 90 年之前，基督教会就存在于比西尼亚-潘图斯，可以想见他们当时信奉的内容

与他信中列出的相同。批评家声称，包括耶稣基督神性在内的基督教主要教义都是随着时间而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发展于二世纪；但普林尼表明耶稣基督其人在第一世纪就被人们视为神来崇拜。批评家声称早期地方教会没有正式结构；而普林尼发现在二世纪早期就已经有大家承认的女执事。有些极度偏激的批评家声称基督教是从多种古代异教演变而来；但普林尼记载了早期基督徒对偶像崇拜、多神论和人物神格化的彻底否认，并不惜为此付出生命。”

何教授垂下眼帘沉默了一会，思考着，最后他说：“我每次读这段文字，就为那两位受折磨、被杀害的奴隶所表现的勇气和经历的痛苦而感动！她们是在基督里的姐妹！普林尼却随意对待这件事，以为不过是几个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的奴隶，是能在被处死之前肆意折磨的对象——不过是希图她们万一能提供多一丁点信息！但在不可想象的痛苦之下，她们所说还全是福音的真理和盼望，被普林尼称之为‘顽劣与极端之迷信。’”何教授的目光越过眼镜上方，看了看他俩，又继续说：“但她们现已在天堂 1900 年了；而普林尼则在另外一个地方，反省着自己无情的残酷和其他的罪。”

缺乏证据吗？

何教授眼睛望地，三个人都静静地思考着。在心里，小王已经意识到质疑耶稣的史实性实在荒诞可笑。他正思考着，又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他开口说道：“我们为什么没有耶稣活动时期，他同时代罗马史学家对他的记载？”

何教授抬头看着他，微微颌首说：“问得不错，”他又恢复了平常的工作口吻，继续道：“首先，我得说你这是在做所称的‘沉默中的辩证’呀。你的问题好像是在暗示说如果基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就应该有他同时代史学家对他的记载；若没有，他就一定是个虚构人物！在最佳的情况下，这种论证也总是比较薄弱。

“罗马人为什么要记载距罗马数千里之外，被省巡抚处死的某个犹太人？耶稣之死与任何起义或其他重大政治事件毫无干系。着重记述犹太人历史的约瑟夫斯记录了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发生的多

次起义，而这些在罗马史学家的记载中却只字未提；罗马人又有什么可能会记载当时一位知名度还未超过巴勒斯坦之宗教领袖的死刑呢？²²耶稣基督直到公元 30 年后基督教福音开始传播，才对罗马世界产生影响。我们没有理由期望早期的作者会记录耶稣的死。

“但关于你的问题，还有另一个回答。我们不幸遗失了罗马一百年的历史文献，现只有罗马作家李维公元 17 年离世之前和塔西佗公元 116 年之后的史料。²³’如果在这期间有记录耶稣的任何文献，也遗失了。

“说了这些，但我还是应该说明有一或两份来自公元二世纪早期，甚至一世纪，关于耶稣的文字：叙利亚人马拉巴西拉皮恩（Mara bar Serapion）写于公元 135 年后的书信，也可能包括罗马人他勒斯（Thallus）在大约公元 52 年记下的内容。只是我认为这些证据的说服力不及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当然如果你们过后想看看，我这里也有复印件。” [见本章附录 1-1]

犹太人的历史证据

“我最后想看的是后来一些非基督徒犹太人所记下的历史材料。

“毫不奇怪，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对耶稣的描写从头到尾都是负面的。他们笔下的耶稣是一个骗子，通过妖术行神迹，被公平判处死刑的罪犯。看以下的几处摘录：

一位师傅说：‘拿撒勒人耶稣行邪术，带以色列人走入迷途。’（b. Sanhedrin 107b）²⁴

有教导说：逾越节的前一天，他们将耶稣绞死了。有个传令官走在祂前面，四十天之久 [传讲] 说：‘他会被石头打，因为他行巫术，引诱以色列百姓入迷途。知道任何对他有利之事的任何人都可以前来为他辩护。’但没有发现任何对他有利的见证，于是他们就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将他绞死。（b.

²⁴唯一的例外是罗马一位不太重要的史学家 Velleois Paterculus 的记载，不过 [接下页]

Sanhedrin 43a)²⁵

这些都是引自一本犹太拉比著作的合集，《犹太法典》(Talmud)。《犹太法典》在公元 500 年已成书，但总是难以确认其中书卷的具体写作年代。《犹太法典》书中涵盖的证据似乎表明我们刚才所看的第二个段落写于公元 200 年之前，当时正值所称的犹太拉比著作的‘坦拿’(Tannaitic)时期。²⁶《犹太法典》中后面收录的文字^K提到耶稣的母亲名叫马利亚，还指控耶稣的出生不合规矩。²⁷

负责汇编和撰写《犹太法典》的人是清一色的反基督拉比，所以我们几乎不用想他们会客观地记录有关耶稣的史实。明显他们将准确和不准确的细节掺和在一起。

例如，文中记载说施行死刑之前，传令者四十天为犯人寻求辩护见证人，但没有历史记载能证明在犹太人或罗马人中存在任何类似的习俗；这部分很可能是拉比们为了强调他们认为耶稣的确有罪的观点，而凭空添加的。然而，即便是这些带有偏见和敌意的文字，也证实了新约圣经中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

1. 耶稣来自拿撒勒。[约翰福音 19:9, 路加福音 4:16]
2. 耶稣因为行神迹而为众人所知。[路加福音 6:17]
3. 耶稣受审，被处以死刑。(注意《犹太法典》中的‘他被绞死’可能是指被挂在十字架上被绞死；对比使徒行传 5: 30)；[约翰福音 19:4-22]
4. 他在逾越节时期受死。[约翰福音 19:14]
5. 他母亲名叫马利亚。[马太福音 1:18]
6. 约瑟不是他的生父。[马太福音 1:19-25, 路加福音 3:23]

他主要关注罗马城，而且其记录终结于公元 29 年。

^K 例证参见巴比伦《犹太法典》(约公元 300 年)中的 b. Shabbat 104b, 对比 Origen 的 Against Celsus 1:32 (三世纪早期)。

结论：圣经之外的古典作家记录了耶稣和早期基督徒

“我们列一列证据吧，”何教授在桌上的一打资料中搜寻着，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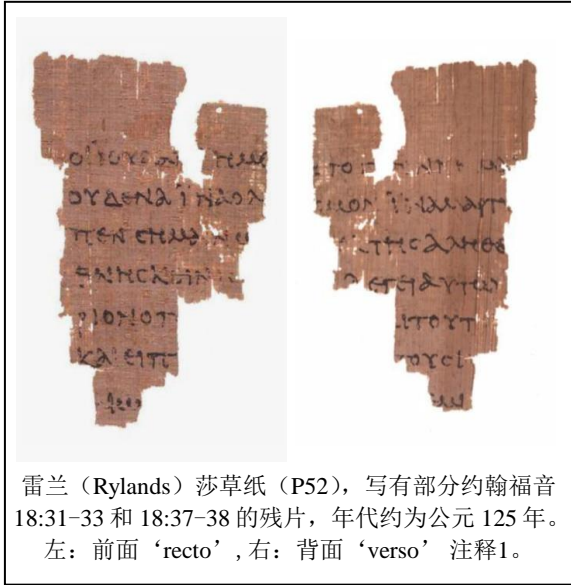
	新约 圣经	约瑟 夫斯 公元 93 年	普林尼 公元 112 年	塔西佗 公元 116 年	苏埃托 尼乌斯 公元 120 年
施洗约翰传道，被希律安提帕处死	✓	✓			
耶稣被彼拉多钉死	✓	✓		✓	
公元 54 年前，在罗马城有基督徒	✓				✓ (?)
犹太人被克劳狄驱出罗马	✓				✓
公元 68 年前，罗马城有基督徒	✓			✓	✓
在罗马城的基督徒被尼禄迫害	*			✓	✓
耶稣的兄弟雅各在公元 62 年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	✓			
公元 90 年前，在比西亚-潘图斯省有基督教会	✓		✓		
基督徒将耶稣视为神	✓		✓		
基督徒拒绝所有的偶像崇拜	✓		✓		

*新约圣经没有记录公元 64 年大火之后，罗马城的基督徒遭受迫害；但的确记载了三或四年后，保罗在罗马，在尼禄的手下等候死刑。

出一个写有‘新约证据’的文件夹，从中抽出一张表格。说：“这是我们今天所讨论要点的总结，要留意历史学家的独立记载与新约圣经多么吻合。结论是这样：一世纪晚期和二世纪早期的非基督徒甚至反基督史学家留下的历史文献都表明耶稣是一个在一世纪上半叶被钉十字架的真实历史人物；基督教则是基于对他的相信，而在他死后立即建立的。”

新约书卷：什么时候写成的，准确吗？

“我们目前讨论过的内容应该已足以证实耶稣是一世纪早期的真实历史人物，也是基督教福音和教会的创立人。现在我们要开始考察新约本身的文献，尤其是四福音书，这些是对耶稣和门徒言行的可靠记载吗？它们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论证的思路是这样的：

1. 新约圣经的原本是一世纪写成的，大部分在公元 70 年前写成。
2. 我们现有的最早古卷距原著年代极近。
3. 抄本数量很多。
4. 文字的传达非常精确。
5. 新约书卷的作者要么是自己亲眼见证过耶稣的侍奉，要么直

接认识当时尚在世的耶稣目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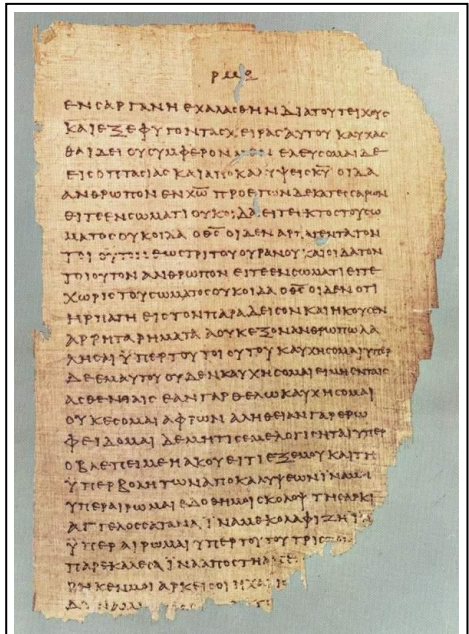
6. 新约圣经书卷在目击者生活的时代就开始散播，而且有些就在耶稣服侍的地方发行。
7. 考古学与历史学证实了新约中的几百处历史细节，表明其精确度和早期的成书年代。
8. 现有新约圣经中的几乎所有书卷都是一开始就被教会视为权威。
9. 没有其他任何书卷从教会获得像权威书卷一样的广泛认可。
10. 冒充新约圣经作者所写的书卷几乎总是鉴定为二世纪或更晚的时间。”

现存的新约古卷：非常古老

“比起几乎所有同时代的其他著作，新约圣经实际上享有巨大的优越性。现存抄本和残本的年代都极其接近原本的年代。”

“最古老的抄本是哪个？”小李问。

“目前看来，确证为最古老的抄本是约翰福音的小块残片，被称为约翰福音雷兰莎（Rylands）草纸或 P52。这片莎草纸上双面都写有内容，明显是取自更长的抄本中，猜想是取自整卷福音书中。这片纸出土于尼罗河与海交汇处以南五百公里处的埃及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又名：



Chester Beatty I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v. 6238 莎草纸（P46），涵盖了保罗大部分的书信，年代是公元 200 年左右。图为哥林多前书 11:33—12:9 的内容。注释 1。

Behnesa)，时间鉴定为二世纪上半叶，很可能是公元 125 年左右。”

“他们是怎样测定年代的？”小王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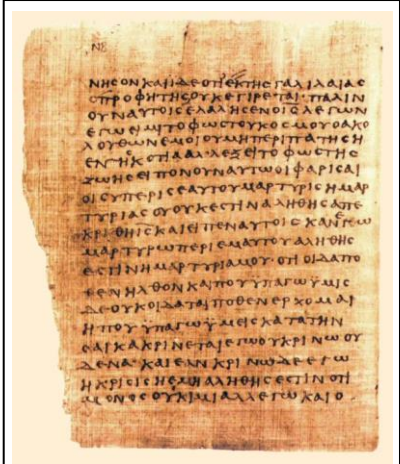
“基于好些方面，比如说：文字的形狀、紙的質感和裝幀、使用的墨種、標點符號和文字間隔，有時也看語法和拼寫，反正所有可能的因素都會被納入考慮範圍。這片莎草紙的年代是通過對比年代被認為無誤，與這所有方面最相近的其他古老抄本而得出的。”

“他們有用碳十四測定法嗎？”小王問，問後又加了一句：“不過，我想您不太看好這種測定法吧。”

何教授看起來有些不解，他回答道：“實際上，我以為我說過我認可碳十四測定法——只要它校準無誤。但碳十四極少用於測定聖經古卷的年代，因為它通常不能提供足夠具體的數據，沒有實質性的幫助。在約翰福音雷蘭莎草紙一例，我們需要精確值在幾十年以內的數據來精確年代，但碳十四極少（或也許從不）能為有兩千年歷史的古老文物提供那麼精確的數值。

“人們普遍認為約翰福音是四福音書中最晚寫成的。大部分學者認為它的寫作年代是公元 80-100 年，還有些學者，包括我在內，認為公元 70 年前更為合理。無論如何，這一份出土於埃及，距離海岸 500 公里某一地方的約翰福音抄本，其年代與寫作年代相距 50 年左右。同時，新約聖經和早期教會歷史都表明約翰主要在安提阿，即現土耳其的最南端活動。

“這至少表明兩點。首先從實際用途來看，這表明約翰福音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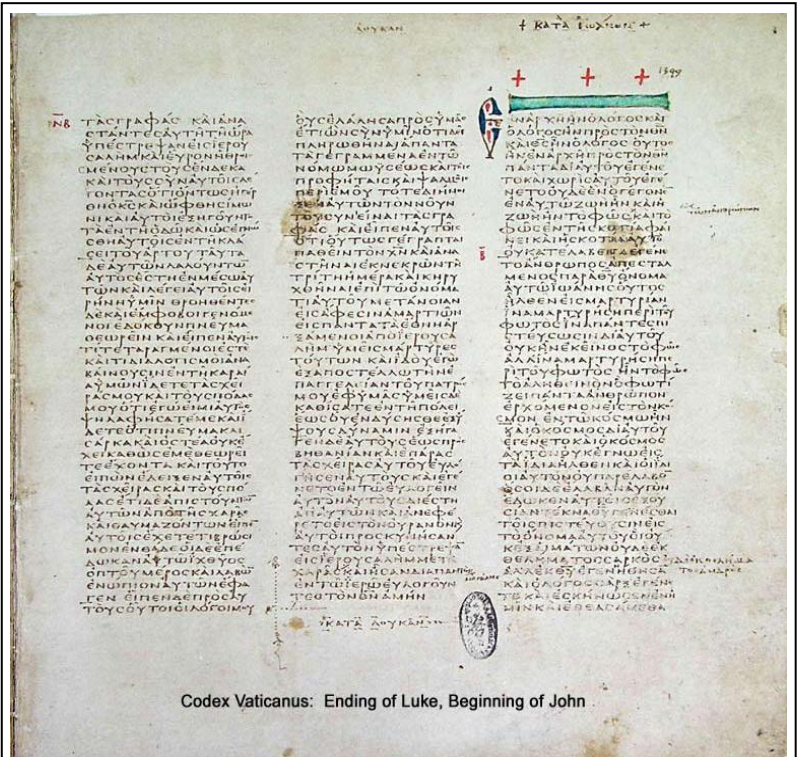


Bodmer II (P66) 莎草紙，涵蓋了大部分約翰福音的內容，年代大約是公元 200 年。上圖是約翰福音 7:52，其後緊接着 8:12 的內容。注釋 1。

世纪的书卷。没有人主张雷兰残片来自约翰所写的原稿；明显是来自抄本。这个抄本出土的地点距离福音书的写作地方相当远；这个抄本是在手抄是最快复制方式，海运是最快交通途径的时代抄写的。

“我们竟然能找到这段时期的一份约翰福音抄本，这一事实让人惊奇，也强烈地表明当时已存在许多抄本，因为找到某一时段抄本的可能性明显与当时存在的总抄本数挂钩。当我们考虑到通过手抄的方式使抄本如此广播所需用的时间，那雷兰残片就几乎足以保证约翰福音书卷在公元 100 年之前就已在。

“第二点，这最早残片上的内容有助于证实后来完整抄本的准确性。传抄非常精准！”



Codex Vaticanus: Ending of Luke, Beginning of John

囊括了几乎整卷希腊新约圣经的《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年代为公元 325 年左右。图片展现的是路加福音的末尾部分（左栏及中栏）和约翰福音的开头部分（右栏）。注释1。

小王立即反驳道，“那不过是一张残片！它也许能证实约翰福音的古老，但对于证实后来抄本的准确性，起不了多大作用。”

“没错，”何教授同意，他说：“所以我们来看整本书的抄本。现存最早，含有几乎所有约翰福音内容在内的抄本是莎草纸 66，^L 年代大约是公元 200 年。另一份包含更多书卷的抄本是收录了保罗的大部分书信和希伯来书在内的莎草纸 46，^M 年代也是公元 200 年左右，尽管有人想象性地主张它早至 150 年或晚至 250 年。像许多早期抄本



囊括了整卷希腊新约圣经的《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年代大约是公元 350 左右。图为马太福音 6:4-32 的内容。注释 1。

^L P. Bodmer II.

^M 莎草纸 46 包含 P. Chester Beatty II 和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v. 6238.

一样，这两份抄本也出土于极度干燥的气候大大有利于抄本保存的埃及。尽管这些不可思议的古老抄本都有缺漏，甚至是缺页的现象，但它们还是包含了其中所囊括书卷的大部分文字。这份仅迟于原稿 100 年左右的约翰福音抄本实在让人震撼！”

“那么整本新约圣经的抄本呢？”小李问。

“我们现有的最早抄本是公元 325 年左右的《梵谛冈抄本》(Codex Vaticanus)，这一抄本只缺失了新约的极小部分，并且基本上肯定原来收录了新约的完整书卷。其次的古老抄本是公元 350 年左右的《西奈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其中收录了整本新约圣经。而且这两个抄本都含有被译为希腊语的所有或大部分旧约书卷。

除了我刚提到的这些抄本，还有很多二到四世纪的其他残片、书卷、甚至完整新约的抄本——我不确定有多少，但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列出了五十多个，而且还只是那些重要的而已！”²⁸

现存的新约抄本：数量许多

小王有些怀疑，他问：“这听起来没多少呀！”

何教授笑着眨了眨眼睛，说：“真的吗？也许你觉得那听起来不可靠？”

小王犹豫了，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知道何教授作为一名专业的史学家，他是多么严谨。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答道：“我不清楚。”

“那么，我问你几个历史问题吧，”何教授继续说着：“你相信是尤利乌斯凯撒写下了‘我来，我见，我征服了！’吗？”

“听说是他写的……”

何教授再问：“你相信孔子正如他学生们在《论语》所记的，曾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吗？”

小王这次底气足了，答道：“当然！众所周知，孔子的《论语》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的确是，”何教授肯定地说，“但有多少抄本证据呢？抄本又是多早的呢？”何教授从他书桌上的文件夹抽出另一份资料，说：“我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结果发现，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古史文献中，

作者	书名	书写时间	现存最早抄本	时间间隔	抄本数量	资料来源
荷马	《伊里亚特》	约公元前800年	约公元400年和之后（残片和残卷） 公元十世纪（完整）	400多年 1800年	643	注释29等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历史》	约公元前400年	一世纪（小部分残片） 约公元900年和之后	400年 1300年	? 20	注释30、 37
柏拉图	《理想国》	约公元前350年	（早期小部分残片） 约公元875-895年（完整）	? 1250年	11 2 11-15世纪；50多	注释31
凯撒(Caesar)	《高卢战争》	约公元前50年	约公元850年	900年	约10	注释30
李维 (Livy)	《罗马史》	约公元17年	公元四（仅残片） 公元六/八世纪（部分） 公元十世纪（原142卷中的35卷）	约350年 500-700年 900年	1 2(?) 约25	注释30、 32、33、 37

作者	书名	书写时间	现存最早抄本	时间间隔	抄本数量	资料来源
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书信集》	约公元 112 年	约公元 500 年 (仅 6 页) 约公元 850 年	400 年 750 年	9-14 世纪: 约 10 15-16 世纪:?(更多)	注释34
塔西佗 (Tacitus)	《编年史》	约公元 116 年	1-6 卷: 约公元 850 年 11-16 卷: 约公元 1050 年 更晚的抄本	750 年 950 年 1000 多年	1 1 30 多	注释35
孔子学徒	《论语》	约公元前 450 年?或更晚?	约公元前 55 年 (<50%)	约 400 年	1	注释38
多位作者	《新约·圣经》	约公元 50-100 年	约公元 125 年 (残片) 约公元 200 年 (多卷书) 约公元 325 年 (大部分新约书卷) 约公元 350 年 (完整新约)	约 50 年 100-150 年 225-275 年 250-300 年	2-4 世纪: 多过 77 5 世纪后: 5600 多* (不包括非希腊语的翻译版本)	注释36、 37

* 正如 2006 年一月, 注释37第 77 页所列出的: Papyri: 118; Unicals: 317; Miniscules: 2,877; Lectionaries: 2,433; 共 5,745。

新约圣经的抄本最为丰富，无其他古史文献可与之抗衡，并且年代也惊人的早。下面列出部分古文献，进行对比。^{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一看这表格，就能立刻注意到《新约圣经》在抄本数量和年代上压倒性的优势。想想它与其他古著作的对比结果。

“《伊里亚特》是荷马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我们现今还常提及‘特洛伊木马’。《伊里亚特》一直被古人尊崇、传抄，从未遗失；但我们现存最早的完整抄本却晚于荷马时代一千八百年！从未有人怀疑史上是否真有苏格拉底其人，以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总结的是否真是苏格拉底的教导，但我们所有最早的《理想国》抄本也是 1250 年之后的，而且总抄本数还不到一百。凯撒的写书年代距离其著作《高卢战争》的现有最早抄本也有九百年的时间间隔，但从来没人怀疑是凯撒写下了‘我来，我见，我征服了’。

“与这些相比，新约的情况好得多！新约的抄本距原稿的年代多么接近，抄本数量多么丰富！现存最早的完整抄本也是原作写成后仅 100 到 150 年的。现在我们手头来自公元 2-4 世纪的不同章节、书卷和整本新约圣经的抄本很可能接近一百个，这所有抄本的年代都距离原作 300 年左右。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希腊语抄本的数量有几千。如果从一般会用来测定抄本真伪和年代的所有方法来看，那么新约圣经的文本绝对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空间！”

“我这里所列出的大部分例子都来自西方国家，因为他们在这类问题上作了更多的研究；又因为新约写于罗马帝国，所以我认为用同一地方的文献进行比较更好些。不过，我们也可以与中国古文学的著作对比。举例说，孔子的《论语》是我们最为伟大的一块文化瑰宝，没人知道孔子学生写《论语》的准确时间，不过其中至少部分可能早至公元前 450 年左右。”

“那么我们最早的《论语》抄本是什么时候的？”小李问。

“最早的完整抄本有多早，我不确定，”何教授极其谨慎地回答：“也许晚至唐代初期。但我们现有最早的残缺抄本大概是孔子死后四百年的。1973 年，考古学家在河北省一陵墓中发现了一批写有部分《论

语》的竹简，竹简年代为公元前 55 年前，但内容不及我们现有《论语》的一半。³⁹竹简中有些内容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就证明了学者们已知道的问题，即：《论语》中存在一些文字上的出入。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质疑孔子的存在，只有最激进的学者才会断言我们对孔子的教导没有相当明确的概念。同样，面对已有更好抄本证据的新约圣经，我们又为什么要怀疑呢？”

现存的新约抄本：有多准确？

“但我听说新约抄本中也存在很多错误呀。”小王皱着眉头说。

“哦，至少有成百上千的错误！”何教授有些怪异地笑着说：“如果你相信那些反基督教批评家的话！如果我没记错，曾有人声称新约抄本中有 40 万处不同——但不巧的是这比整卷新约圣经的字数还多，整卷新约也才 13.8 万字。那就意味着每个字里有三个错！”

“那他们是怎么数出这么多错误的？”小李问。

“通过圆滑地说出一半真相，”何教授立即回答：“在我们所有的几千本希腊文新约抄本中，的确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大多数是抄写上的错误，若要细究可能甚至有四十万。但实际上，这些抄写错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40、41}”

“很多所谓的‘错误’其实已在文士批审的过程中得到更正，他们将正确的词写在了那行之上的空白处，但这些批评家很可能把这些也算为错误。一些未被审批员更正的其他错误，其实是显而易见的细微错误，比如说漏了一个字母。我给你几个例子吧。”

新约抄本的准确性：大部分所谓的‘错误’毫不重要

何教授在废纸上写了几个英文句子，接着说：“小李，你可能不懂希腊文，但看得出你英语挺好的。我们看看这个句子：

I have to cats, a black one and a white one. [我有两只猫，一只黑的，一只白的。]

这句话有什么不妥吗？”

“我认为‘two’这个词漏了一个‘w’，”小李回答。

“对！”何教授回答：“那这句呢？”

I am going to store.” [我准备去商店]

“‘store’的前面少了一个‘the’。”小李立即答道，他心想：“这就像是初中的英语小测！”

“你挺厉害的！下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个故事的十份手写稿，其中九份，包括那份最早的都写有：

The boy ran to the school. [男孩跑去了学校。]

但其中有一份时间比你大部分手稿都晚的，上面写的是：

The boy ran to the. [男孩跑到。]

那男孩跑去哪里了？”

“很明显这份手稿漏了‘学校’。”小李说。

“不错！最后一个小测题。十份手稿中，有九份写着：

The girl read every page in the book. [那女孩把书中的每一页都读过了。]

但另一份写着：

The girl read every page in the cook. [那女孩把厨师中的每一页都读过了。]

那女孩读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是书了！”这回小李笑了。

何教授激动地说：“非常好！你有望成为文本批评家。”他又说道：“新约抄本中绝大多数的所谓‘错误’都是这一类型的，非常明显而且极易改正，有些错误只要看语法就能发现，有些只要对照其他抄本就能矫正。这也是有许多早期抄本的一个好处：批评学家所说的文本出入大部分是类似的简单又微不足道的抄写错误。一位新约的学者这么说道：

所有存在文本出入的地方，其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拼写上的差异，甚至无法通过英文翻译体现出来，它们对意思的影响为零。⁴²

其余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大部分出入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改变词序。不同于中文或英文，有时希腊语能改变而不怎么影响句意。
2. 在教会中宣读用的‘圣句集’抄本中，会用相应的合适名词来代替代词（如：用‘耶稣’代替‘他’）。圣句集划分为短篇，便于在教会中每天公开诵读。如果某一天所读内容的首句中，只有代词，而没有先行词，那有时就会用合适的名词代替代词，免得使听众困惑。
3. 明显是不小心重复的字词或短语。
4. 在风格、语法和拼法方面的微小差异，这些差异都不影响意思。^N

所以在所谓的‘40万个错误’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容易更正、毫不重要的出入。错误的数量如此庞大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几千份抄本！当然，这许多的抄本就使得我们在任一抄本中找错、纠错容易得多。会影响理解的严重文本出入极为罕见，屈指可数。但就连这些，也没有一个会对基督教信仰或基督徒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有任何重大的文本出入吗？

“有哪些大的文本出入吗？”小李很想知道。

何教授点头，表示理解。他说：“新约中最重大的文本出入是马可福音 16:9-20 和约翰福音 7:53-8:11。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两段经文是原稿所包含的；我们现存最早、最为可靠的抄本也都没有这两段。而且，有些包含这两段文字在内的抄本还添加了质疑其可信度的注

^N 例如在不影响文意的地方，是否使用希腊语定冠词；使用或不使用希腊语可移动的‘nu’词，等。

释。最近的圣经译本会在这些经文的旁边附有类似的注释。^o即使没有这两大块内容，也不会改变基督教的任何教义或行为准则。这两段经文中的正确教导——如基督的复活、或赦免奸淫的可能性——也在圣经真实原文的其他地方有清楚的教导。”

“那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增加这两段文字呢？”小李问。

“这个问题关系到古卷传抄和翻译的历史。”何教授解释说：“在西欧奠定翻译基础的几个抄本，尤其是拉丁文《圣经》，含有这两段增添的文字。所以几个世纪以来，这两段文字就在英文圣经，甚至中文圣经中传承了下来；直到将之与古希腊抄本进行对比才得以纠正。这就是文本批评的合理使用：让我们尽可能接近被启示的无误原文。

“这两段文字是新约圣经的最大文本问题，你们绝不要以为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新约中没有其他类似长度的部分面对严重问题。除了马可福音 16:9-20 和约翰福音 7:53-8:11 外，另外受到严重质疑的地方，只有 11 处达到一节经文的长度。⁴³ 在这 11 处中，3 处有两节经文；另外 8 处都只有一节经文。^p 新约圣经中其他每一处严重的文本问题，都不长于一节经文；其中多数仅是一或两个字，而且都是无关紧要的。”

“您怎么知道？”小王有些挑战性地问。

“合理的问题！”何教授回答：“我常听基督徒说，我们可以肯定新约 99% 的文本内容。我自己在考查过这些文本出入后，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但我从未找到一个严谨的数据分析作为支持证据，所以我自己简单地做了一个。”

新约抄本的准确度：以约翰福音作为考查例子

^o 有类似提醒注释的例证，可见中文标准译本的马可福音 16:20 和约翰福音 8:11，以及圣经新译本的马可福音 16:8 和约翰福音 7:53。

^p 通过搜索英文 New American Standard 译本圣经的新约部分，发现附有括号说明文本存在疑问的地方，除了马可福音 16:9-20 和约翰福音 7:53-8:11 外，其余仅有路加福音 9:55 下-56 上、约翰福音 5:3 下-4，和使徒行传 24:6 下-8 [接下页]

“在学者使用的标准版⁴⁴希腊文新约圣经中，每一页的底部都会有注释列出凡文本学者认为可能会对原文产生合理疑问的重大出入地方。顺便说一下，这些学者绝不都是基督徒，即使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也经常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或是上帝的启示。

“根据我的分析，我会把约翰福音 7:53-8:11 和约翰福音 5:3 下-4 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我们能确定原文没有这两段内容。然后，我把所有针对约翰福音提出的文本问题进行汇总。⁴⁵我发现共有大概 152 个文本问题，涉及到大约 140 节经文。^Q约翰福音中共约有 856 节经文，^R这意味着有大概 84% 的经文，是连最为杰出的文本批评家也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只字未错。

“同时，在可能存有某些问题的 16% 的经文中，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某一节经文中的一个词或由几个字组成的短语。实际上，这 152 个问题中的 109 个都是一节经文中一或两个词的问题。所有遭到质疑的部分加起来约有 378 个词，希腊文的约翰福音有 15500 个词。这意味着，约翰福音中仅有 2.5% 的词可能存在问题。而约翰福音剩余的 97.5% 的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不是和约翰当初写下的原文一模一样。

“那么遭到质疑的 2.5% 重要吗？大部分的根本无关紧要！我再给你看几个例子。为了便于分析，我选择了约翰福音描述耶稣复活的第二十章。学者对这一章中的四节经文存在疑问。第一个是：

马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泣**。她哭的时候，**屈身往里面观看**。

[约翰福音 20:11 新译本]

这里出现疑问的地方是希腊文中的‘外面’和‘哭泣’这两个词。有

上是超过一节经文的。

^Q对比了三卷非希腊语翻译的抄本、一位早期教会之父的作品以及两卷中世纪希腊语抄本后，约翰福音 18:13-27 中的一个注释引发了一个经文顺序（但非内容）的微小问题。因为没有涉及经文内容的疑问提出，而且，针对该经文顺序提出问题的依据极其单薄，所以没将这段包含在上文的分析里，也没计入 152 个文本出入中。

^R不包含约翰福音 5:3 下-4 和 7:53-8:11 在内。

些抄本说是‘在外面哭泣’；有些说是‘哭泣在外面’，还有少数的几个抄本只有‘哭泣’。所以译文就有三种可能：

马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泣；
马利亚站在坟墓，在外哭泣；
马利亚站在坟墓哭泣；

这里就马利亚的行为和所在地点存在任何疑问吗？

《约翰福音》20 章的下一个问题出现在第 16 节：

16 耶稣对她说：“马利亚！”她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17 耶稣说：“你不要拉住我……[约翰福音 20:16-17 新译本]

关于‘老师’这个词，列出了两个希腊文抄本差异^S，但它们都仅有较迟抄本的微小支持。我们可以想见的可能翻译有：

……“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
……“拉波尼！”（就是“主，老师”的意思）
……“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她就上去拉住他。

只有一个希腊文抄本在‘老师’前加了‘主’，那就基本上肯定原文没有‘主’。如果原文有的话，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已经知道希伯来文中‘拉波尼’一词所表示的地位和主权部分与‘主’这个词重叠。

“四个相对较晚的希腊语抄本中都有‘她就上去拉住他’这句话，有一处修改也添加了这个句子。最大的可能是，这一句话不在原文中。那马利亚有没有拉住耶稣呢？肯定有，因为下一节经文耶稣就要她‘不要拉住我’。这一处的文本出入极可能是个错误。^T甚至假

^S 忽略了两个代替‘主’或增添用来意表‘主’的拉丁词差异；由于原文不是拉丁文，所以此处未作讨论。

^T 这一小句被添加的可能设想：也许传抄的文士认为尽管拉住的动作已经通过‘不要拉住我’表达了出来，但他还是有些不解约翰为什么没有记录马利亚拉住耶稣的事实。也许，这位文士受到马太福音 28:9 和/或他所听讲道的影 响，认为他所持的抄本可能抄漏了这一短句，于是就在那一抄本的空白处加上了 [接下页]

设原本本来有这一小句话，难道这改变了事件的任何方面吗？

第三个例子就出现在接下来的经文中：

耶稣说：“你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父。你要到我的弟兄们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约翰福音 20:17 新译本]

这里只存在一个文本出入的可能性，就是在耶稣第一次说的‘父’前面增加了‘我的’，所有可能的翻译有：

.....我还没有上去见父

.....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

当然，早期的传抄员很容易就漏掉‘我的’一词，也很容易受到下半节经文中‘我的父’的影响就不知不觉添加了‘我的’一词；原文更可能是‘父’。但无论如何，这里难道会引发耶稣在与谁谈话的疑问吗？

最后一个约翰福音 20 章的例子是：

20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 [约翰福音 20:23 新译本]

这节经文中被翻译为‘谁的罪就得赦免’的希腊语部分，有四种可能的出入^U。其中，唯一有较多抄本支持的出入所呈现的是和这里一模一样的词，只是拼法不同，这很可能是反映出不同希腊方言的拼读方式。其他可能都是无关紧要的语法差异，甚至难以用中文表达。总之，有以下几种可能：

.....their sins have been forgiven them 谁的罪就已经得赦免

.....their sins have been forgiven them [different spelling] 谁

去。后来，这一小句话就出现在了几个抄本中。

^U 另有两个括号内的不重要差异，括号的内容似乎是在五个主要可能差异中，[接下页]

的罪就已经得赦免[不同希腊语拼法]

.....their sins are forgiven them 谁的罪现在就得赦免

.....their sins will be forgiven them 谁的罪就将会得赦免

.....their sin has been forgiven them 谁的罪[单数]就已经得赦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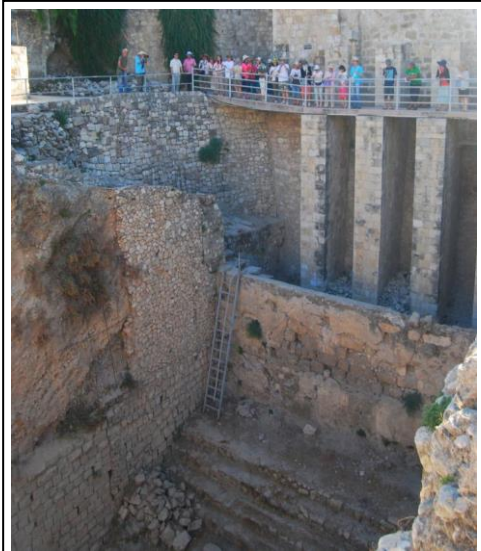
[以上四句中的‘罪’都是复数]

同样，这里有任何涉及到耶稣在传达什么内容的问题吗？有时，基督徒在这一节经文的神学解释上有异议，但即使考虑到语法上的差异，其原抄本的字句也足够清楚。

“好吧，你俩也许不会太喜欢讨论这些语法！但现在我们该总结一下了：新约圣经原文中，绝大多数的真实文本差异其实都无关紧要。它们既不会对段意有重要影响，又丝毫不影响基督教信仰或践行的任何方面。我说过约翰福音中，有 2.5%的文字或许可能存在某种文本问题，但这当中仅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才会对意思的理解有些影响！至于新约作者原来的意思，我们现有新约文本的准确度真的超过 99%。而且，我们已经确定的原文具体用词已超过 95%，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

考古学证实了新约圣经的历史准确性，有助于确认写作年代

“现在我们要从记录在纸上的证据跳到写在



图片的底部是耶稣时代毕士大南池的西边。
注释1。

对其中两个差异的不同拼法。

石头上的证据，证实新约细节准确性的考古证据有一大堆。”何教授说着，指向他书架上的一排书，说：“这里的书都是单针对这个问题的，而且每十来年就会有新的发现。对于这些证据，我们今天恐怕连一个大纲都列不完，但我只是想提几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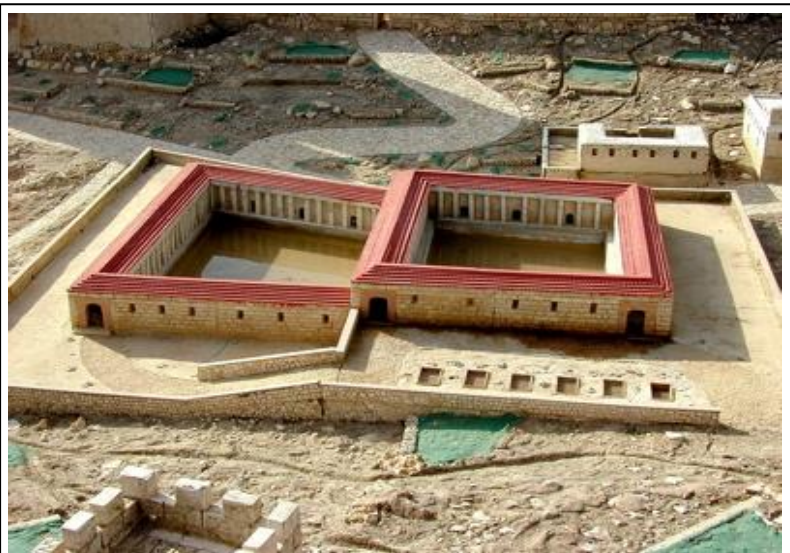
“我猜又会是更多的‘挖掘你就会找到’吧。”小李笑着说。

何教授正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他笑着回应说：“可以这么说！但这次，‘挖掘，就知道谁准确、谁不准确’可能更为贴切。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新约书卷的记载字字精准，这有助于确认它们的确是由一世纪的目击者撰写的。”

何教授翻开手上的书，指着书中一张古代废墟的图片说：“很多时候，就是这些顺带提及的微小细节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使徒约翰为耶稣在公元 28 年左右行的一个神迹，设定了一个场景：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池边有五处走廊。[约翰福音 5:2 新译本]

耶路撒冷于公元 70 年毁灭，而后在二世纪早期由罗马重建成一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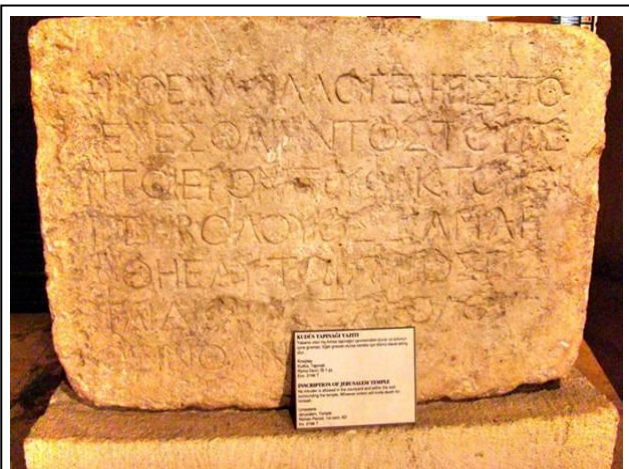


按耶稣时期的样子模拟的毕士大池子，留意五处走廊。注释1。

宙斯或朱庇特之庙宇所支配，名为艾利亚卡皮托林纳（Aelia Capitolina）的新城。约翰福音中的这个微小细节说明作者非常熟悉公元 70 年前耶路撒冷的地理状况和细致布局。1888 年，开挖者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发现了四世纪一教堂的废墟，该教堂位于一世纪被称为‘毕士大’或‘新城区’的地方。教堂之下有一个地窖，地窖北面的墙分为五部分，上面画有毕士大池子的场景。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在地窖之下又发现了一世纪的池子和五处走廊的遗迹，和约翰福音中记载的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细节，我们再来看一个法律上的细节。”何教授翻到了另一页，上有一块刻有铭文的石头图，他接着说：“新约圣经的记载表明：在第一世纪，非犹太人只能进到耶路撒冷圣殿建筑物的

外院。如果非犹太人再继续入内，就被看为犯了死罪：使徒保罗曾被诬告带非犹太人进圣殿，为此差点丧命。一群暴徒涌了上来：



一世纪警戒外族人进入耶路撒冷圣殿的铭文。注释1。

28 喊叫着说：“以色列人哪，快来帮忙！这个人[保罗]到处教人反对人民，反对律法和这个地方，他甚至把希腊人也带进殿里，污秽了这圣地。” 29 原来他们看见过以弗所人特罗非摩同保罗在城里，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30 于是全城震动，民众一齐跑来，捉住保罗，拉出殿外，殿门就立刻关起来了。31 他们正想杀他的时候……[使徒行传 21:28-31

新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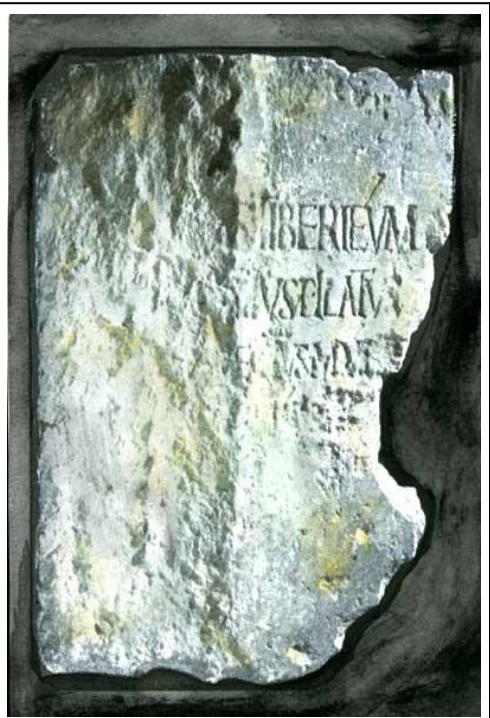
这个规矩在约瑟夫斯那里也得到证实，他记载说内院有围墙环绕，墙上刻有铭文警告非犹太人别冒死闯入。⁴⁶1871年发现了一块来自那堵墙的石块，石上刻有警示性的铭文，这证实了约瑟夫斯和新约圣经对一世纪圣殿的记载。铭文说：

外族人不可进入围绕圣殿和圣殿长廊的挡墙，任何被抓到这么做的人将要以死谢罪。⁴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人物细节，”何教授在书中找了一会，翻到另一个铭文图片时停了下来，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惊讶，除了我们先前看过的塔西佗有顺带提及本丢彼拉多外，似乎没有存留罗马史学家对他的记载。彼拉多作为统治

犹太地区的罗马官员，其户籍在地中海沿岸的凯撒利亚。1961年，在这片地区挖出古代剧院的考古学家找到了一块提及彼拉多在提比留斯执政期间担任犹太总督的铭文，正如新约圣经的记载。⁴⁸

“虽然罗马历史对比拉多的记载不多，可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所以在考古过程中，找到了提及他的铭文也并不令人奇怪。而让我震惊的是一个新约圣经中的小角色，一个大概只三次一笔带过的人物，竟



出土于凯撒利亚城，写有‘本丢·彼拉多’的铭文。注释1。

能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v 大约公元 57 年，使徒保罗正在希腊南部的哥林多城。他给罗马教会写了一封书信，就是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在信尾，他列出了哥林多信徒的问候，其中包括：

23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候你们。本城的司库 [也可译为：公共设施管理员]^w 以拉都和夸图弟兄问候你们。[罗马书 16:23 新译本]

根据这节经文，一世纪中期的哥林多城有一位名叫以拉都的司库，我们在圣经之外一直没有任何提及这一小官员的记载，这并不奇怪；但 1929 年，事情有了转机。那一年，考古学家在挖掘哥林多古代剧院的过程中，发现舞台附近的路面上有一块刻有拉丁文的石头：⁴⁹

负责公共设施的以拉都，承担此次铺路的费用。⁵⁰

据考古学家鉴定，这一片路面是公元一世纪的。⁵¹



其上刻有“以拉都”这一名字的哥林多铺路石。注释1。

小王抬头看着何教授，反问：“他们能肯定这两处指的是同一个

^v 一位与保罗有联系的‘以拉都’分别在使徒行传 19:22、罗马书 16:23 和提摩太后书 4:20 有提及。在使徒行传和提摩太后书，以拉都与哥林多有联系。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但好像这三处都是指同一个人。

^w 这里的希腊语 ‘oikonomos’ 一词也可被译为‘公共设施管理员’，如英文 NIV 所示。

人？”

“不能百分百肯定，”何教授承认说：“但若不是指同一个人，那真是奇怪的巧合！但这最起码说明了一世纪的哥林多城有一位负责公共设施的总监，名叫以拉都；这和圣经的记录完全一致。”

但这些细节证实了什么？

小王还没被说服，他说：“这些细节都挺有意思，但其他地方或之后的人也能知道这些细节呀。您自己也说过史学家约瑟夫斯曾提到圣殿周围的警示语，他也提到过彼拉多的政权。至于毕士大池子，明显公元四世纪建教堂的人都知道那池的位置。而且，您也承认您不能百分百肯定圣经中哥林多的司库和铭刻在铺路石上的以拉都是同一个人。”

何教授一脸平静地点了点头，说道：“小王，我明白你的意思。当我开始研究这个课题时，我也曾这么想过。但有多少一世纪的历史细节是我们能通过解释而推翻其对圣经的支持？在没有大众传媒和印刷刊物的时代，又有多少细节可供我们设想出来的那些二世纪编纂新约伪经的人所用？十个？五十个？一百个？全本新约中分布的类似细节描述有几百处，尽管 200 年来受到敌对批评家的攻击，但至今没有一个细节被证为有误。20 世纪杰出的考古学家 Nelson Glueck 在五十年前说的话，今天依然适用：

可以明确地说，至今尚未存在与圣经记录相冲突的考古发现。⁵²

如果新约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后世作家虚构伪造的，那我们绝对难以相信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正确无误。我们今天只有时间看六、七个例子，就这几例当然也不足以说服我。后来我继续查考，发现新约圣经中遍布大量类似的例子，这些确凿有力的证据驱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部一世纪的可靠历史著作。”

评分：批判者 0 分，新约 100 分

何教授又翻着他的那本考古书籍，用手指隔开几个部分，说：“但小王，你提出了一个客观的反对意见。在我给你们看的四个例子中，其中三个都是广为人知的史料。更具说服力的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那些‘学术性’批评家曾以此作为依据来断定圣经记载一定有错的微小细节。但随着考古学的进步，人们发现圣经在类似的小细节上都是正确的，其中有些细节是按道理只有一世纪的目击者才能知道的。”

何教授翻到一个带有铭文的图片，说：“你们还记得上星期我们讨论过从路加小心的记录中，我们发现施洗约翰的服侍始于公元 26 年左右：

1 凯撒提庇留执政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总督……
吕撒尼亚作亚比利尼的分封王，2……神的话临到……在旷野的[施洗]约翰。[路加福音 3:1-2 新译本]

亚比利尼位于叙利亚大马士以西的地区，但吕撒尼亚又是谁呢？圣经批评家曾以此断言路加这里的记载有误，因为我们具有历史记载的唯一一位吕撒尼亚是附近地区的国王，而不是分封王，他死于公元前 34 年，⁵³ 比施洗约翰早了六十年：

“这些批判学者认为，他们假想的二世纪路加福音编纂人士将‘吕撒尼亚’这个地名误写成了管理这地的分封王。⁵⁴ X若路加福音真比其实际成书年代晚了 100 年，那这个小错也的确可以理解。但犯错的是那些批评学家！后来，考古学家挖掘到一块刻有‘分封王吕撒尼亚’的碑铭。而且，这铭文也提及到提庇留皇帝和他的母亲利维亚，从此，铭文雕刻的时间就限定在了公元 14-29 年，⁵⁵ 那就完全符合路加福音中的记述。难道一位二世纪中期的伪造者能这么准确吗？

“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例子，”何教授翻到他用手指隔开的下

X 这些批评家好像误解了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对这地方的记录，记录详见：《犹太古史》卷 19 第 5 章一部（即：卷 19:274-277）和卷 20 第 7 章一部（即：卷 7:137-140）。

一处，纸上有一幅地图，他说：“这是一幅一世纪罗马省地区和种族的地理分布图。当中有一个叫以哥念的城市，位于今土耳其一带。新约提到以哥念城的近邻是吕高尼地带，但新约表明以哥念城属于吕高尼之外的另一个地区。

1 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照样进犹太的会堂讲道，结果一大群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信了……4 城里众人就分裂了……5 当时，外族人、犹太人，和他们的首领，蠢蠢欲动，想要侮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6 两人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司得和特庇两城，以及周围的地方。[使徒行传 14:1, 4-6 新译本]

要注意，这节经文说使徒从以哥念逃往吕高尼地区的城市，这就表明以哥念不是属于吕高尼地区。但这与古罗马作家的记录有冲突，包括著名作家西塞罗（Cicero）的记载，也说哥念在吕高尼地区。一如过往，批评家声称这是二世纪圣经‘伪造者’犯的又一个粗心错误。那谁对谁错呢？”何教授略作停顿，微笑着看着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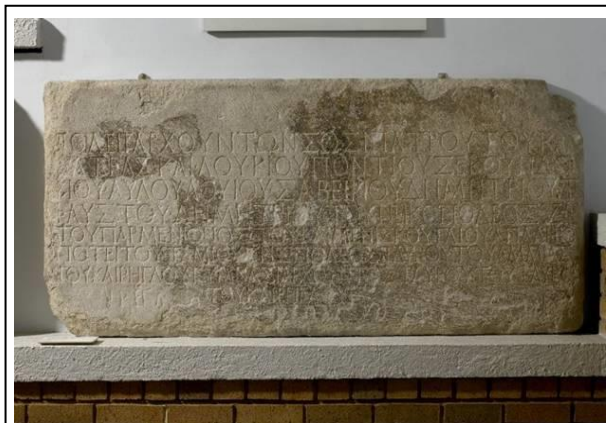
“我猜您会告诉我说，后来考古学家证实新约圣经是对的。”小王歪着嘴笑着回答说。

何教授直截地点了点头，说：“没错——一如既往。从 1910 年开始，在当地发现的古代碑铭都表明以哥念的居民将自己视为 Phrygia 地区的居民，而不是归属于吕高尼地区。⁵⁶ 也许遥远的罗马人不能区分这两个地方，但一世纪的当地居民是知道的，具有完美准确性的新约圣经当然也知道。”

何教授又把书向前翻了几页，说：“新约圣经准确地记载了官员的名字，正确地记录了地区的划分，不仅如此，也精准地记下了当地官员的职位。我们来看另一个在新约圣经中，被批至少有一处错误的微小细节。

1 保罗和西拉...来到帖撒罗尼迦...6[暴民]搜索不到他[保罗和西拉]，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长官[politarchs]那里，喊叫着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7 耶

孙却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法令，说另外还有一个王耶稣。8 群众和地方长官[politarchs]听见这话，就惊慌起来。[使徒行传 17:1, 6-8 新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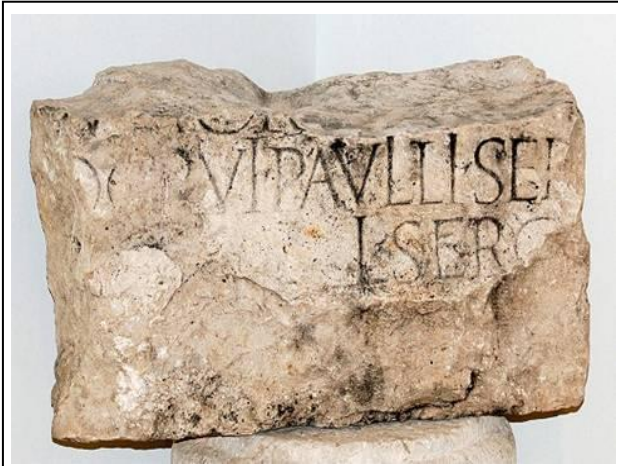


在帖撒罗尼迦二世拱状物上发现的希腊语铭文，其上列出了六位地方官员[politarchs]的名字。注释1。

这个事件发生于帖撒罗尼迦，希腊北边马其顿地区的一个城市。这里用来表示‘地方长官’的希腊语词是‘politarchs’。这个词在现存的整卷古典文学巨集中一

次都未出现过。像过往一样，有些‘批评家’就声称这是新约圣经的错误。但是 1835 年，在一块出土于帖撒罗尼迦的古代拱状物碑铭中找到了这个词。之后又找到了另外十六块也是指马其顿城市政权的古铭文。⁵⁷ 这个词似乎仅在那一地区使用——证实新约圣经历史精准的又一例！”

何教授放下了手中的书，靠向椅背，眼睛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他说：“一世纪中期的官员、地区和官职，这些那么鲜为人知的微小细节，那位一百年后，二世纪的伪造者怎么这么聪明，把所有这些细节都弄对了？”何教授说着就笑了，目光又回到两男孩身上。他笑着，继续说：“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几个例子不足以为证。你想再看一个新约中地方官的官职‘错误’吗？使徒行传 16:20 曾被质疑，因为其中用希腊文等同于‘praetors’的高级官衔来指代城市的主要地方长官，而罗马的历史文献表明他们仅该被称为‘duumvirs’。但事实是，这些省级的市政府官员的确常常高傲地以更高的职位‘praetors’自称。⁵⁸ 也许你还有兴趣看一个地理上的‘错误’。一位十九世纪末，



关于士求·保罗（Sergius Paulus）的其中一块碑铭，这块碑铭 1912 年出土于曾是罗马主要军事基地的彼西底安提阿（Psidian Antioch）（现土耳其）。注释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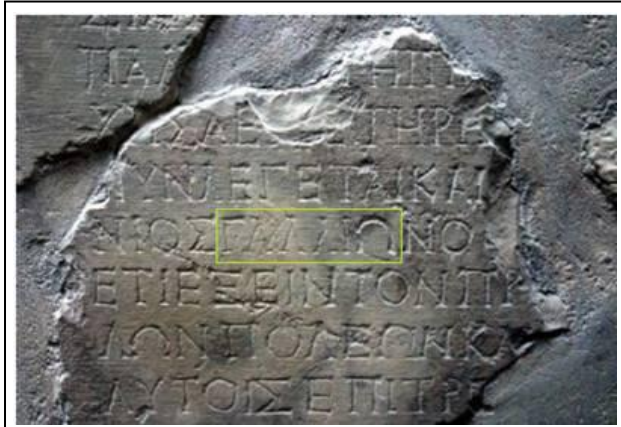
最伟大的新约圣经希腊学者 F.J.A. Hort, 很肯定使徒行传 16:12 误用了希腊语中表示‘地区’的词,直到考古学家挖出了一些表明马其顿人的确是如此使用这一词的

证据,事情才见分晓。⁵⁹

再看多几个一世纪小官员的名字和时间框架,怎么样?使徒行传 13:6-7 中有一个于公元 46 或 47 年左右统管塞浦路斯岛的罗马地方总督 (proconsul), 名叫士求保罗 (Sergius Paulus)。⁶⁰ 考古学家已经找到几块有提及他的铭文,包括一个在塞浦路斯出土,年代为公元 54 年的铭文。这则铭文的作者谈及了他在‘保罗担任地方总督期间’,对市政府进行的改革。这清楚地表明士求保罗在公元 54 年前不久已经在任职。⁶¹ 这块铭文刻制的时间仅比新约圣经记录士求保罗担任塞浦路斯地方总督的时间晚了八年。但也许你还是觉得时间范围太广!如果时间差距缩短到一年呢?使徒行传 18:12 中,使徒保罗在迦流 (Gallio) 担任为期一年的罗马地方总督时去到了哥林多。考古学家根据希腊出土的一块铭文,得出迦流为期 12 个月的地方总督任期应该是在公元 51-52 年。⁶² 这个时间框架与新约圣经中使徒保罗行程的所有其他细节信息完美吻合!⁶³

“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但恐怕你们已经听够了。”何教授看着小李,笑着说。

但新约圣经不也有时出错吗？



在希腊特尔斐找到的部分铭文，铭文中迦流（Gallio）被称为地方总督。考古学家鉴定这块碑文的年代是公元 52 年。

注释1。

小王紧绷着脸，深想着。“但新约圣经记录的历史不也有明显的错误吗？”他问。

“明显的错误？”何教授反问道：“没有，一个都没有。

是反基督教的

的批评家声称的吗？是，到现在还剩下几个地方。其中最大的争议是路加福音中，对耶稣诞生的记载。

那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士督颁发下来，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作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举行的。[路加福音 2:1-2 新译本]

我们知道公元 6-7 年间，居里纽是叙利亚的总督，他进行了一次当时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在内的户口登记。路加似乎也知道这次的户口登记，因为在使徒行传 5:37 节中也有一次户口登记。但那次的户口登记就比耶稣诞生的时间晚太多了。更何况，经文说的‘第一次户口登记’，就暗示了居里纽统管叙利亚期间，进行了两次类似的户口登记。我们现有关于居里纽的历史文献并未具体确认他在公元 6 年之前曾统管叙利亚，也没明确说明在耶稣很可能出生的公元前 6-4 年，巴勒斯坦曾有过户口登记的事件。很多批评家因此指控路加福音有史实性错误。在网上，你能看到无神论者自信地断言说：这个‘错误’就证明圣经是会犯错的，也不是神的启示。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史料给出确切的答案。如果公元前 6-4 年有过户口登记，这并不奇怪，罗马人在整个帝国经常会进行人口普查。有些学者说有些证据能证明居里纽在公元前 6-4 年曾在叙利亚政府活动，但不完全肯定；其他学者认为希腊原文的实际意思是，这次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成为地方执政官前进行的，但这一解释似乎有些强解原文。”⁶⁴

何教授靠着椅子，两手的指尖彼此对碰，呈椭圆状。他缓缓地说：“想想这里的记录，非信徒批评家两百年以来一直在说新约圣经，尤其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具有史实性错误。但两百年以来，一个又一个批评家曾说有错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被证实为正确的。哪个更为合理？是怀疑一本在经过几世纪带有敌意的详细审查后，依然屹立不倒，并且表明其对一世纪之历史记载字字属实的书，还是相信含有几个我们尚未完全清楚历史背景之地方的记载？二十世纪末最伟大的圣经历史年代专家，兼考古学家 Jack Finegan，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纵观路加福音在其他事件的年代断定上，所具备的总体准确性，我们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其论及在耶稣出生年代，居里纽所担任与人口登记有关之职位的准确性。⁶⁵

我的结论和 Finegan 一样。而且，我还期待着迟早会有更多考古数据支持路加福音中的‘第一次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作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举行的’，这样，新约圣经就会再次得到证实，又一个反圣经的批判化为灰烬。”

何教授停顿了一会，身子前倾伏在书桌上，探寻性地打量着小王，问道：“你怎么看？我的结论是基于盲目的信心吗？还是凭靠两百年来考古发现的趋势？”

小王看着何教授，眉头缓缓解开，脸上露出笑容。他回答说：“何教授，我知道您的意思。我最近花了太多时间上网，至少浏览了一些不太好的网站。”

自己进行挖掘——你就会发现

何教授又坐了回去，说道：“今天我们看的十个例子当然不足以令你得出结论，但如若你愿意继续研究，这些是你找到的代表性例子。”何教授合上那本关于考古的书，顺着桌面推给了小王。“小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借这本书，自己看看里面的证据。我想对于你最近碰到的一些没有支持证据的批评言论，这本书应该能起到健康的平衡作用。”

小王拿起书，放在书包里的最外端，说，“谢谢何教授，我会看的。”

“今天我们看的考古证据有限而狭隘，”何教授再次承认说：“我举的大部分例子都取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因为这两卷书记载了最丰富的历史细节，而且最为集中的研究都是以它们为对象。当然也能从新约圣经的其他书卷中引用例子，但要留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卷书加起来几乎涵盖了整个新约历史时期，从公元前 5 年左右施洗约翰的出生，到公元 61 年左右使徒保罗的第一次被囚。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记载的历史细节与剩余的新约，即其他的福音书卷和使徒书信，在历史上完美交织与契合。如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准确——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新约的其他历史也是如此。”

何教授向前倾了倾身子，诚恳地看着他们，说道：“这样的准确性迫使我得出一个结论：新约圣经的历史记载是一世纪的目击者写下的实况，不是二世纪翻炒谣言的伪造者所写。得出这一结论的可不止我孤身一人。身列二十世纪最伟大圣经学者之一的历史学家 F.F. Bruce 如此说：

……考古学对新约研究作出的大部分贡献在于填补了当代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是一世纪的背景。新约圣经中的记载实在不符合二世纪的背景。”⁶⁶

新约圣经包括哪些书卷？

“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书卷属于新约圣经？”小王问：“我听到有些学者说……”说到这，小王犹豫了一会儿，才又接着慢慢地说：“其

实，我是在一些反基督教的网站上看到的。但无论怎样，关于新约圣经该包含哪些书卷，是不是真是在耶稣离世几百年后，由教会领袖集体讨论决定的？”

何教授激动地摇头回答道：“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没有比它离真理更远的观点了。教会领袖的确在公元 397 年在北非的迦太基（Carthage）开过一次大会，并公布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圣经。但教会领袖并没有决定哪些书卷要编入新约；他们不过是申明了已广泛被基督徒承认的书卷。”⁶⁷

何教授已经站了起来，他一边在书架前搜索更多书籍，一边说：“我们刚已看过新约圣经的书卷都是写于一世纪。所以教会承认的书卷，必须是那个时期写的，也必须有‘使徒的权威’；⁶⁸ 也就是说，要不是使徒亲笔所写，要不是由与使徒接触亲密且被使徒承认之人所写。新约圣经的 27 卷书，其中 22 卷是使徒写的。另外的五卷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卷书是由使徒保罗的亲密同伴路加所写；马可福音是马可所写，他也是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的同伴；犹大书是耶稣肉身上同母异父的弟弟犹大所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确定，但有可能是保罗所写。这所有书卷在二世纪时就已广为人知并且得到认可。”

何教授重新回到书桌前坐下，理出了一个地方放下手里的书。他一边翻着一本书，一边说：“基本上，有三种方式可以确认早期基督徒是否承认一卷书，将之列入新约圣经的权威。第一，要看是否使用带有权柄的方式来引用某卷书的章节。因此，早期的教会之父玻利卡（Polycarp）在公元 110-120 年写道：

……[你们]精通圣书…经文中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又说‘不要含怒到日落’⁶⁹

这里，二世纪早期的玻利卡就引用了他视之为权威和神所启示的以弗所书 4:26。

“早期基督徒承认某卷书属于新约圣经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他们具体陈明某卷书是权威。公元 95 年左右，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教父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提醒他们说：

来看蒙福使徒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的确，都是由圣灵所感，他写给你们的这封信是与矶法、阿波罗和他自己有关，因为即便在那时，你们当中已有分门结党。⁷⁰

这里，革利免显然是指哥林多前书 1:11-12 节，并且他将全卷哥林多前书视为被神启示的权威。”

何教授停顿了一会，抬头看着他们，说：“现在，我们只看这两种见证：来自一卷书的权威性引言，或者具体明说某卷书是权威。现在我们限定在新约圣经写成后的六十年，大概公元 90-150 年间。当然我们现今只有教会领袖在那段时间内所写书信总数的小部分内容。但就是通过现存的遗留书信，我们发现新约的 27 卷书中，至少有 20 卷、可能有 23 卷被引用。其中包括四卷福音书、使徒行传、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约翰一书、启示录和至少十卷保罗的书信。⁷¹我们现今似乎没有约公元 150 年前被明确证明的七卷书分别是：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力门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犹太书。这些书信都相对简短，其中四卷都只有一章。

“如果只计算我们最确切被提及的那 20 卷书，那它们就构成了整卷新约圣经的四分之三左右；但那也不是最好的度量标准。因为我们没有引用记录的大部分书卷都是非常简短的，所以他们只占全本新约圣经的极小部分。如果我们按照经文的节数来算百分比的话，那肯定有被引用的二十卷书就占了新约大概 7957 节经文中的 7690 节，相当于总内容的 97%。而且这还只计算了时间为公元 150 年和之前的引言。”

小李困惑了，他问：“您是说，截至公元 150 年，早期教会文献引用了 7000 多节新约圣经的经文吗？”

“不是这个意思，”何教授摇了摇头，答道：“我指的是，他们当作权威所引用的书卷包含了这么多经文，这些书卷相当于新约圣经 97% 的内容。

“当然，我敢胸有成竹地说剩余的 3% 也是早期教会承认的，只是我们目前似乎未在早期教父公元 150 年前遗留的文献中找到确据而已。但这也不足为奇。

	新约	早期教会教父	早期教会教父
年代	约公元 50-90 年	约公元 95-150 年	到约 170-180 年 为止
书卷	27 卷	至少 20 卷	至少 25 卷
新约书卷百分率		74.1%	92.6%
新约节数总和的 百分率		96.6%	98.4%
没有明确提及的		提后、提多书、腓力 门、彼后、约二、约 三、犹大书	彼后、约三(?)
资料来源		罗马的革利免(约公 元 95 年); 玻利卡(约 公元 150 年); 《黑马 牧人书》(约公元 150 年); 殉道士游斯丁(约 公元 140 年)	其他的: 艾雷尼 厄斯(约公元 170 年); 穆拉多 利经目(约公元 170-180 年)

见注释 67, 430-431 页。

“这些新约书卷一到第一代基督徒之手，就被当作权威、获得认可。但那个年代没有印刷机器或大众传播媒介，因而一卷书要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也得花点时间。而且，很多我们今天所称为新约书卷的，其实本来是给一小批区域或种族教会或一所具体的地方教会，或甚至是给个人的书信。因此，其中有些书信没被立即传抄和广为发行。尤其是给个人的简短书信，虽然是使徒写的，但似乎不会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再次，书信越短，被引用的可能性就越小。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尚未找到的约公元 150 年前被引用的七卷书全都很简短；而且其中四卷是写给个人的书信。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使它们相对较晚才被广泛发行。

“现在我们把教会历史推后 30 年，看看第三条证据的线索。用于确认一本书是否属于早期基督徒公认圣经书卷的第三个方法是查看他们所承认具有使徒权威的所有书目，换言之，就是查看他们所承认属于新约圣经的所有书目。”

穆拉多利（Muratorian）经目（约公元 170-180 年）

何教授拿起一本书，翻到一幅古卷经文图，说道：“我们手头现有最为古老的新约圣经书目是穆拉多利经目，这个经目的年代大约是公元 170-180 年间的，^Y 其中包括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所有书信和其他几卷新约圣经，总共至少包括了新约全 27 卷书中的 22 卷。”

“里面还有其他的书卷吗？”小王问。

“其中仅提到一卷伪经有可能属于新约圣经，就是《彼得启示录》；^Z 但其后紧接着的就是对这本书的说明：‘不过我们中有些人不允许在教会中宣读此书’。^{AA} 另外，二世纪许多试图冒充权威名义的作品都被明确予以拒绝。穆拉多利经目的作者在论及遭拒绝的一卷伪经时说：新约圣经如旧约圣经一样，是已经完成的书卷：

……它不能……被列在众先知的书卷中，因为它们的数目是完整的；也不能被列入众使徒的书卷中，直到末日。

很明显，这里‘众先知的书卷’指的是旧约，而‘众使徒的书卷’是指新约。虽然作者有时有点不太清楚某本书是否属于新约，但他绝对不能在新约之外增添新的书卷。

^Y 穆拉多利经目中提到了庇护一世（Pius I）任罗马主教的时期——大约公元 140-155 年，这段时期在文中被称为‘在我们的时代，很近’。所以穆拉多利经目是在 155 年之后完成的，但再后也不会超过人一生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在公元 200 年前完成的。而且，这份文献提及的其他历史参引同样是发生于公元 200 年前的教会历史。

^Z 奇怪的是，穆拉多利经目中也收纳了一部犹太伪经，就是所谓的《所罗门的智慧》。但这卷书与耶稣、教会和新约圣经毫无关联，因此尽管其中有这卷书的名称，但与穆拉多利经目列的新约目录无关。

^{AA} 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我们的抄本有一个传抄错误，他们认为原文应该是包含了彼得前、后书的，而原文中的‘后者’指的便是现具争议的彼得后书，这不过是一种猜测。但要注意的是，若少了彼得前书，那的确很奇怪，因为这卷书广为人知，在二世纪的教会中被予以认可，并且其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

穆拉多利经目中少了哪些新约书卷？

“那么穆拉多利经目中少了哪些新约书卷呢？”小李问。

“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何教授肯定地说：“穆拉多利的经目中少了希伯来书，但希伯来书早在该经目很久之前的公元 95 年就被罗马的革利免教父引用；少了雅各书，但是公元 150 年左右的《黑马牧人书》引用过当中的经文；似乎还少了彼得前、后书。有些学者认为穆拉多利经目的原文本来有这两卷书，但在传抄的时候抄漏了。教会从未质疑过彼得前书的真实性，它曾被公元 140 年左右的殉道士游斯丁和同时期甚至更早期的玻利卡所引用——这都早于穆拉多利经目问世之前。彼得后书在早期教会为人所知，不过二、三世纪曾有人辩论它的真伪。此外，可能还少了约翰三书，但有些学者认为它其实是包含在穆拉多利经目中的。

“总而言之，穆拉多利经目所包含的经卷都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新约中；而其中没有包括的经卷，几乎都有证实它们存在于新约圣经的更早依据。

“所以，我们能强有力地证明，我们现有的新约圣经是公元 200 年之前已被早期教会普遍认可的。到此，我相信你已经看到，认为新约圣经是四世纪某次公会颁布的结果，这毫无理由。”

小王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他说：“何教授，您说我们现有的新约圣经来自第一世纪，并且得到早期教会的认可，这我已能明白。但那些没出现在现有新约圣经中的书卷呢？不是说早期教会抵制了很多书卷吗？”

早期教会是否有‘抵制’教会不赞同的书卷？

“我就当你说的是写于二、三世纪的‘诺斯底’福音书卷和其他伪经吧。这些书卷当然是早期教会拒绝的，但不是‘抵制’的。在二、三世纪和四世纪早期，基督徒在异教罗马帝国中是一遭受迫害的极小群体。甚至基督教直到公元 313 年才算为合法。二、三世纪的早期教会之父无权‘抵制’任何书卷！然而，他们的确揭露并极力驳斥那些涌现的虚构伪经。

“二世纪，随着基督徒数量的逐渐增加，有人开始冒充各位使徒的名义写下各种假福音书卷和使徒书信。其实这些伪经很容易辨识。”何教授掰起手指，数道：“这些伪经：

1. 比新约圣经晚；
2. 明显常带有二世纪及之后的‘诺斯底’教义，一种与旧约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核心教导相冲突的教义；
3. 从未出现在，或者被提议应该出现在被认可的真实新约经目中。”

福音书伪经：晚于新约圣经

“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伪造福音书或福音书伪经的书写时间总是比真实的新约圣经晚得多。最早的几卷伪经是二世纪中后期写的，在新约完成的 50 多年之后。”

何教授停顿了一会，仔细地看小王，说：“但你还是会听到人没根没据地声称某些伪福音其实比新约还要早，小王，你可能已经看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了吧？”

“是的，”小王承认说：“我几乎不能分出谁对谁错。”

“或许我能帮上忙。”何教授接着说：“那我们先从他们那边有最强大证据支持的说法开始讨论吧。那些断言有些伪经比新约圣经还早的反基督教批评家，一般都会以《多马福音》为最早、最好的例证。似乎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卷书写于二世纪，⁷²但那些激进派批评家则认为《多马福音》写于一世纪。他们的说法毫无根据。”

“那《多马福音》的抄本到底有多古老？”小李问。

“不用说，他们没有找到年代为一世纪的任何抄本，”何教授回答：“现存最早的《多马福音》是在埃及的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找到的三小份希腊文残片。这些残片的年代为三世纪早期。⁷³我们现有最早的完整抄本是在三世纪晚期，更有可能是四世纪中期抄写的科普特语（Coptic）译本，其内容与早期的残卷有些差异。然而，说服我相信《多马福音》不可能是一世纪作品的理由并非其抄本的年代相对较晚，而是其内容再清楚不过。”

“您读过么？”小王问道，语气中带着有些挑衅的意味。

“你别说，我还真读过，”何教授温和地回答。他起身从书架上取出另一本书，一边翻着书，一边说：“《多马福音》篇幅较短，译本字数才 5000 多一点，而且真的完全算不上是福音史。整卷书是由 114 个小章节串联而成的大杂烩，没有任何清晰的结构。这些就是对耶稣言语及其与门徒简短对话的所谓记录，但其中几乎没一句话有任何语境。书中也没有历史，没有涉及耶稣的出生、侍奉、钉死和复活，也根本没有情节线索。”^{BB·74}

“第二点，这卷书中有来自新约圣经许多书卷的典故和引语，包括四福音书和甚至似乎包含相对较晚出现的约翰一书和启示录。⁷⁵这有力地证明了《多马福音》写于新约圣经完成和广泛发行之后。我给你几个例子：

多马福音 26 耶稣说：“你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待你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就可以看得清楚，好把弟兄眼中的木屑除掉”。⁷⁶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马太福音 7:3-5 新译本；同见路加福音 6:41-42]

这是引自耶稣的登山宝训，类似的例子很多。多马福音有时不过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呈现出真实新约福音书中的短小片断，有时又把某些内容独立于上下文而抽取出来，合并成另一段话。

多马福音 39 耶稣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取得知识的钥匙，却藏了起来。他们自己不进入，也不让渴望进入的人进入。

^{BB} 与反基督教批评家有时声称的观点相反，其实这种‘语录’式的写作风格并没有在一世纪止息，而是持续在伪经中出现，至少延续到二世纪末。可参阅注释 74。

但你们必须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

这一段引用并融合了圣经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引自耶稣与法利赛人、文士以及熟悉旧约律法、被称为律法师之人的讨论。他们都是耶稣时代，犹太人中的重要宗教领袖。

37 耶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一起吃饭；他就进去坐席。……52 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拿去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阻止要进去的人。53 耶稣从那里出来，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非常敌视他，54 质问他很多问题，等机会从他的口中找把柄。” [路加福音 11:37, 52-54 新译本；同见 马太福音 23:13]

多马福音 39 中的第二句话是来自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时，对他们的嘱咐：

5 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并且嘱咐他们……7 你们要一边走一边宣扬说：‘天国近了。……16’ “现在，我差派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到狼群中间；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机警，像鸽子一样纯洁。17 你们要小心，因为有人要把你们送交公议会，并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18 你们为我的缘故，也要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和外族人作见证。 [马太福音 10:5、7、16-18 新译本；同见路加福音 23:13]

这两例中，多马福音和往常一样脱离上下文抽取圣经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与圣经过于相似，不可能是出于巧合。类似的例子还有几十个，由此我们有强大的理由相信多马福音肯定是写于新约圣经已经完成并广为传播之后的二世纪。有一位新约圣经学者甚至提出说：比起公元 150 年前任一早期教会之父的著作，多马福音明显有更多与新约圣经相同的记载。⁷⁷ 难道我真要相信多马福音写于一世纪吗？”^{CC}

^{CC} 对于证实现存《多马福音》写于二世纪的证据，更为完整的讨论见：注释 75。

“那有没可能是使徒保罗引用了多马福音呢？”小王问：“也许先写的是多马福音呢？”

何教授大笑着，说道：“又来了个理论！照这么说，我们倒应该相信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都是事先参照了多马福音咯？而且，多马福音具有来自这四卷福音书的相同引言和典故！”何教授恢复他的一脸严肃，继续说：“其实，反基督教批评家有时断言说，多马福音之所以与新约圣经有很多相似之处，是因为多马福音是一卷从一世纪开始，粗略收集耶稣某些语录的书卷。这也并非不可能，甚至有些基督徒学者也同意这观点。但是目前的整本多马福音肯定不是一世纪写的，而且我很确定，未曾有新约圣经的作者承认或使用这卷书。”

“您如何确定？”小王反问。

“因为，”何教授解释说：“这卷书除了含有新约圣经的片段外，还含有许多明显为非基督、非犹太的二世纪诺斯底教义。”

‘诺斯底’的假福音：明显是为了支持非基督教观点而写

“和大部分伪福音一样，多马福音渗透了明显的‘诺斯底’教义，一种始于一世纪晚期，扭曲基督教的教义。这种教义的许多独特教导，是连一世纪的任何犹太人都完全无法接受的，更何况新约圣经的基督徒作者们！^{DD}

“诺斯底教义从当时的一些希腊哲学和宗教借鉴了许多其特有的观点，然后把这些强行贯上基督教的名义。举例来说，诺斯底派认为物质本身——包括人的躯体——是邪恶的，而灵是善的。因此，很多诺斯底信徒都奉行苦行主义，蔑视婚姻和性。不仅如此，他们认为女性从根本上次于男性，她们因传宗接代而有罪，因为她们将更多灵魂束缚于躯体内。这些观点在多马福音一些最诺斯底性的言论中反映出来：

^{DD} 也要注意《多马福音》似乎没有提及旧约圣经，甚至记录说耶稣引用旧约时没有提及旧约圣经。若这卷书是一世纪的犹太人所写，那实在不可思议。新约圣经当然数百次引用旧约，一世纪的其他犹太文献也引用旧约，比如说：约瑟夫斯和斐洛。诺斯底教徒却拒绝旧约圣经。

多马福音 114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让马利亚离开我们去吧。因为女人不配得此生命”。耶稣说：“看哪！我会引导她，使她变成男的，使她也能成为活着的灵，因为她会已经像你们男人一样。凡将自己变成男人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天国”。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位一世纪中期，信奉耶稣的犹太信徒写的吗？这与圣经相反，新、旧约圣经都说是上帝创造了物质、人的躯体和性别，这些本身不是邪恶的。而且，男人和女人都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

27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31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好……[创世记 1:27、31 新译本；同见马太福音 19:4，马可福音 10:6]

与二世纪的诺斯底教徒极为不同，公元 30 年以后的正统基督徒欢迎女性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EE}

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作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加拉太书 3:28 新译本；同见使徒行传 1:13-14]

“诺斯底教徒对物质世界的鄙视不仅令他们贬低女性，还致使他们否认基督既是神的儿子，又是一个真实拥有物质身体的人。他们有时否认基督的身体是真实的，即：诋毁他是真实的人；又有时否认耶稣其人是真实的神，他们声称神不过是在他部分事工期间，暂住在他们里面罢了。这类观点也在多马福音中略有体现：

多马福音 15 耶稣说：“你们看见一个不是由女人所生的人的时候，要俯伏在地上，敬拜他。这人就是你们的父”。

这里作者要么是否认耶稣真是妇人所生，即：否认了耶稣是真人；要

^{EE} 同时，新约圣经还是区分性别的角色；参考哥林多前书 11:2-16 和 14:34-38，提摩太前书 2:11-14 以及以弗所书 5:22-24 等。

么否认了耶稣其人真是配得敬拜的神。要看更清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看所谓的《犹太福音》吧。”

“我听说过这本书！”小王插话说。

“是的，这在前几年还引发了一阵风波。”何教授肯定说：“原来，我们只听早期教会的教父提及过。爱任纽（Irenaeus）在他写于公元 180 年左右的著作《反异端》（Against Heresies）中就有提及，他说‘他们称之为《犹太福音》的……虚构历史’。⁷⁸一份在三或四世纪抄写的犹太福音抄本最近得以重整，结果是，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爱任纽的描述差不多。”⁷⁹何教授在书中又翻了几页，说道：“你看就在这，其中极少极少记载耶稣生平的事迹，几乎和新约圣经没有关系。这卷书大部分是诺斯底教义的收集录，诺斯底教义通过一系列在所谓‘耶稣’和其门徒间开展的象征性讨论体现出来。卷末，这所谓的‘耶稣’对犹太人说：

……你将要把我穿为衣服的人献为番祭。

在这诺斯底教义的著作中，耶稣不是体现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的身体和人性不过是外在的斗篷，而且仅有这‘斗篷’会死在十字架上。与之相反，基督教由始至终的基本教义都是：耶稣是神成为了人的样式：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17 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约翰福音 1:1、14、17 新译本]

“诺斯底教徒不仅否认耶稣真神真人的属性，还否认福音的核心部分：耶稣为了我们罪得赦免而死。”何教授停顿了一会，翻到了书的另一处，继续说：“放心，我不会让你亲自淌过犹太福音这个沼泽地。不过这里有一位专家，一位非宗教性重点大学的圣经研究教授如此总结：

那么《犹太福音》中到底在说什么？当中说犹太是一个

叫做‘十三’的魔鬼。在某些诺斯底的传统中，这是鬼王的名字，一个住在地面以上第十三层空间，称为伊达多斯（Ialdabaoth）的存在体。犹太是他变成人的自我体现，是他在世界的秘密代表。这些诺斯底教徒将伊达多斯和希伯来的耶和華视为一样的人，他们认为伊达多斯是一个充满嫉妒和愤恨的神明，是耶稣基督来世所彰显之至高神的对头。

《犹大福音》的作者是主流基督教和基督教礼仪的激进批判者。他认为犹太是为伊达多斯工作的魔鬼，所以当犹太将耶稣献上的时候，是将祂献给魔鬼，而不是献给至高神。这就讥讽了主流基督徒相信耶稣之死具有赎罪价值的信仰……⁸⁰

我们难道要相信类似的伪经描述了‘原本’的基督教吗？一世纪的基督徒，而且其中最早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难道他们将旧约的耶和華视为一位‘神性较小’的邪恶神明吗？难道他们否认耶稣是上帝为了赦免罪人而牺牲在十字架上的吗？”

何教授停了一会，皱着眉头看着小王，说：“小王，你刚问我有没有读过多马福音，回答是我读过。不仅如此，我还读过其他的诺斯底教经。你可能会以为我选择了伪经中‘最差’或最不合理的例子。但实际上，我选的《多马福音》是最好的例子。在它以后的其他伪经都在走下坡路——年代越来越晚，内容的扭曲度越来越深。任何人，只要将伪经和新约放在一起对比，很快就能辨识区别。如果你还有疑惑，我建议你自己试一试。”

诺斯底的作品和其他伪经从未被教会认可

“早期教会从未‘抵制’诺斯底教经书或其他任何伪经。如我刚才所说，他们无权抵制任何经书；再者，也没这必要。早期教会面对这些谬误的方法是通过揭露。公元 180 年，早期教会的教父爱任纽在驳倒很多诺斯底教义，以及具体提及《犹大福音》之后，他写下的结论依然适用：

必要的是……将他们的教义提出来讨论，期待他们中间一些人或悔改，归回唯一的造物者上帝，那位宇宙的先存者，从而得救……

……在轻视他们教义的同时，……怜悯那些依然坚持这无根无据之痛苦神话的人，竟达到这样的程度……

……他们现已被完全揭露，仅展露他们的观点就足以击垮他们。⁸¹

爱任纽说将人们从这些错误观点中救拔出来的最好方法，远不是任何想象的‘抵制’，而是公开地揭露、讨论和辩驳这些观点，包括将其与他大量引用、知道是权威的新约圣经进行对比。

“好吧，这就是历史现实。诺斯底经书和其他伪经都是后来所写，二世纪或者更晚。很明显，它们是在新约圣经已经完成和广传之后才出现的。这些伪经有意与新约对抗，从未被异教圈子之外的领域接受，也肯定从未被考虑纳入新约圣经中。”

（并不存在的）‘达芬奇密码’

“何教授，那么达芬奇密码又怎么解释呢？”小李问。

“达芬奇密码怎么了？有什么好解释的？”何教授讽刺地一笑，接着说道：“作者自己公开承认，那不过是一本虚构的科幻小说。我们为什么要从一部 21 世纪的科幻小说来了解耶稣？作者在书中写道达芬奇认为耶稣和马大拉的马利亚结了婚，这是对达芬奇名作《最后的晚餐》的可笑强解。有趣的是以前从未有人提过这种见解！五百年以来，所有艺术史家都忽略了这个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这很可笑，如果达芬奇还活着，他肯定会起诉作者诽谤他。但即使达芬奇真这么认为，那又怎样？为了解耶稣生平，难道我们要撇开一世纪的圣经作者不管，反而听信一位 1500 年的画家吗？”

“《达芬奇密码》的作者的确提及了一些老掉牙的观点，说教会‘抵制’诺斯底教的经书。但他没有列出任何依据，不过是借助虚构的人物说出空洞的话语。同时，正如人经常指出的，这本小说到处都

有史实性错误。”⁸²

真正的新约福音书：由目击者所写（或基于目击者的证词），最初在目击者中传播

“关于那些写于耶稣之后一到两个世纪的假的福音书，我们就谈到此。四卷真正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是在公元 100 年前写成的，要么是由目击者所写，要么是根据目击者的证词所写。

“马太和约翰是使徒，也曾亲眼目睹耶稣的侍奉。据早期教会历史，马可记下的是他从另一目击者——使徒彼得——所听到的关于耶稣的信息：

……马可作为彼得的翻译，精准地将所有他所记得关乎基督言行的事情记了下来，只是没按照顺序。……他格外谨慎一件事：不遗漏任何所听见的内容，也不做出任何错误的陈述。⁸³

另一位福音书作者路加，清楚指明他是从目击者那得到的信息：

尊敬的提阿非罗先生，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著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查过，认为也应该赶着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有的。[路加福音 1:1-4 新译本]

除了路加福音外，路加还写了使徒行传，这卷书记录了公元 30 到 61 年间的教会历史。路加也是使徒行传中部分事件的目击者。

“所以，有关于新约的作者，我要讲明的第一点：他们都说明自己要么是目击者，要么是听到了目击者的传述。”

“但他们可能有偏袒。”小王立刻反驳道。

何教授斜着眉头，然后温和地回答说：“你的逻辑好像是在说我们只能够接受反方的见证，不能接受支持者的证词。照你这么说，那

在二战时期，对于中国军官的唯一可靠记载就应该是日方军队的记录？难道我们要忽视中国士兵的所有证词？毕竟照你的说法，支持者可能会有偏袒。”

“您说得也是……”小王承认。

“我认为，我们能证明福音书的作者没有理由曲解耶稣的生平事迹。我们一会儿就会涉及到这点。但是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即使他们有意曲解，他们也很难做得到。想想看，福音早期是在哪些人当中传播的？基督教最初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当中传播，刚好是福音书中记录的耶稣曾讲道、行神迹的地方。据福音书记载，在巴勒斯坦南、北地区的拿撒勒、迦百农、耶利哥、耶路撒冷、伯大尼和十几个其他具体的城市中听过他讲道，见过他行神迹的人不少于几万，甚至可能有十来万。如果这些地方从没有人听说过基督，那么谁又会相信早期传讲福音的基督徒呢？耶稣复活后不久，很可能是公元 30 年，使徒开始在耶路撒冷传讲福音，并且公开声明他们所传讲的正是同一位家喻户晓的耶稣：

14 彼得和十一使徒站起来，他高声对众人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你们应当明白这件事，也应该留心听我的话，……22……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已经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向你们证明他是神所立的。23 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借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41 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三千人。[使徒行传 2:14、22-23、41 新译本]

几乎所有最早期的传福音活动都是在有明确记载的，耶稣曾有公开服事，并于当地被广传的地方开展的。如果当地从未有人见过耶稣，没人会相信福音。如果使徒们‘编造’了一位据说在他们听众有生之年还活着的，在巴勒斯坦行过神迹、吸引过一大批人的耶稣，如果其中无人曾在自己的城镇见过耶稣，那使徒们又怎能说服人们参与这个遭受逼迫的活动？然而耶稣一复活，几年之内，巴勒斯坦地区就有几千，

很可能是几万曾见过耶稣传道、医治人的犹太人相信了他。

“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地区至少延续了一代之久。耶稣复活三十年左右的公元 59 年，在距离耶路撒冷西北部一百公里的凯撒利亚城，使徒保罗在于公元 50-70 年执政的犹太王希律亚基帕二世（Herod Agrippa II）面前受审。保罗想当然认为他听说过耶稣和基督教。

1 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申辩。”于是保罗伸手辩护说：2 “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控告我的事，今天我可以在你面前辩护，实在是万幸；3 特别是你熟悉犹太人的一切规例和争论，……9……[信主前]从前，我也认为应该多方敌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20[信主后]先向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宣讲…22…我所讲的都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论的将来必成的事，23 就是基督必须受难，并且从死人中首先复活，把光明的信息传报给这人民和外族人。……26 因为王知道这些事，所以我对王坦白直说。我确信这些事没有一件能瞒得过他，因为这不是在背地里作的。27 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28 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用这样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说服我作基督徒吗！[使徒行传 26：1-3、9、20、22-25、26-28 新译本]

亚基帕不肯成为基督徒，但他的确知道拿撒勒的耶稣，也了解基督教。正如保罗所说，耶稣的侍奉、传道及复活并不是‘在背地里作的’。当时耶稣受难和复活的事迹才过去不到三十年，几乎所有使徒和许多曾亲眼见过耶稣的人都还在世。

“基督教最初明显是在亲自目睹过耶稣的人中传播，要么就是在能轻易接触到耶稣目击者的人群间传播。如果整个事件是虚构的，那一开始就无法起步。”

新约作者：不存在撒谎的动机

“最后让我们要回到刚才的问题，看看新约圣经作者的写作动机。他们根本没理由撒谎。

“使徒们为了做见证遭到社会的排斥、被鞭打、监禁、甚至受死。他们早已知道传讲耶稣会导致这些后果。他们为何要忍受这一切？难道是受人欺骗而信从了一位从未存在、未曾行神迹的耶稣？不是的，尽管他们明知道自己的见证只会带来今生的苦楚，但他们还是亲口反复宣称自己是耶稣事迹的目击者。如果是他们‘编造’了耶稣和福音，这合理吗？人也许会因受欺骗，相信他人的谎言而死，但谁会刻意为一个自己明知是虚假的谎言而付出生命？”

“还要记住，当时的传道人可都是热心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都相信死后会有审判。如果他们制造了一场关于弥撒亚的骗局，那他们知道自己死后要面对的就是从神而来的惩罚。尽管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但这对他们来说可是非同小可。新约作者都坚信灵魂的永恒，坚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也坚信死后肯定会有审判。既然如此，那是什么令他们明知故犯地编造和传播有关耶稣的骗局？除了现世的痛苦和死后的永恒审判，他们又能从谎言中得着什么呢？”

“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些。”小王承认说。

小王试着将自己置身于新约作者的处境，这使得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何教授，新约圣经的作者知道自己是在写圣经吗？”

新约圣经的作者知道自己是受到启示

“换个问法，”何教授答道：“新约圣经的作者知道自己是在受上帝启示，写带有权柄的经卷吗？回答是：他们知道。”何教授翻开总是放在他桌上的那本破旧圣经，继续说道：“耶稣在被钉死的前一夜，应许使徒说：

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16:12 “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13 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他不是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从我那里所领受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 14:26, 16:12-14 新译本]

耶稣明确地预言了上帝的圣灵会提醒他们想起耶稣的言行，教导他们更多教义的真理，还会启示他们部分未来的事情；于是使徒们就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柄。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早期教会的书信中说：

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他就应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如果有人不理睬，别人也不必理会他。[哥林多前书 14:37-38 新译本]

保罗将自己写的使徒书卷视为具有上帝命令的权威，不仅仅是牧师的建议！使徒也接受并写下了预言性的启示。”

“你指的是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吗？”小李问。

“是的，包括启示录，但也包括遍布新约书卷的预言。比如说，使徒保罗预言了诺斯底主义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禁欲主义：

圣灵明明地说，日后必有人离弃信仰，跟从虚谎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这教训是出于说谎的人的虚伪，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食物本是神所造的，是给信主和认识真理的人存感谢的心领受的。因为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只要存感谢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弃绝的。[提摩太前书 4:1-4 新译本]

这里要注意几点，保罗明确地说是通过启示而预言未来。在公元 64 年左右下笔，他预言在教会中会兴起某些错误的教导，声称婚姻是不好的、禁戒食物是必须的，并且否认上帝创造的物质世界是好的。这些正是后来公元二至三世纪试图吞噬教会的诺斯底主义所教导的内容。”

“但耶稣受难的前一晚上，保罗并不在场，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应许也包括他呢？”小李问。

“保罗的确是一位使徒，”何教授回答：“而且其他使徒也都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不仅如此，他们也相互承认各自所写书卷的权柄。公元 68 年前，晚年时的彼得写道：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按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

给你们的一样；他在一切书信上，都讲论这些事。在这些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地方，那不学无术和不稳定的人加以曲解，好像曲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彼得后书 3:15-16 新译本]

‘通过赐给他的智慧’，这里彼得明确告诉我们保罗所写的是出自启示。彼得说‘别的经书’，这意味着他将保罗的书信视为和旧约圣经拥有相同程度的权威。一世纪的犹太人，比如说彼得，他一说‘经书’，就只可能是指圣经。”

结论：新约圣经是可靠的历史文献

“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所有证据不过是些样例，但在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看来，我们有足够证据肯定新约圣经的记录是基于可以信任的目击者，基于没有理由撒谎的人的目击证词。简单说来，这些历史是真实的。”

三人陷入了沉默。小王意识到自己太快就被网上毫无依据的断言所动摇了。他很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权衡更多证据。但基于与何教授一起讨论的经验，他已经预料到最后的结果。何教授肯定已经仔细地检验过了所有证据，攻克并且看穿了所有的反对意见，从而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那个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新约圣经的确是真实的历史。小王已经九成肯定那会是他研究后的结果，那正是他检验上帝存在之证据和旧约圣经真实性的情形。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检验更多证据。

小王盯着地板，何教授转向他，和蔼地说：“小王，你下周还愿意来吗？我们可以开始看看新约圣经记载的耶稣是谁？”

小王这才从思绪中回过神来，顿了一下说，“好的，何教授，我的确了解一下耶稣是谁。”

附录 1-1：关于耶稣史实性的其他古证

他勒的历史

罗马历史学家他勒（Thallus 或 Thallos）的作品是公元 55 年左右写的。他的著作尽都失传，但其他作家曾引用他的作品。基督徒史学家犹非利加纳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公元 160-240 年左右）在他公元 221 年前后写成的《世界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18:1 中记述了关于耶稣钉十字架时的黑暗。文中他提到了他勒的话：

[耶稣受难之时]整个世界笼罩在最为可怕的黑暗中；石头由于地震而裂开，犹太的许多地方和其他地区都塌陷了。他勒在他的第三卷《史书》中，以日食来解释这种黑暗的情形，照我看来似乎不合理。⁸⁴

他勒似乎记录说当时发生了一场日食；犹非利加纳斯则认为这个解释不合理，应该是因为耶稣被钉是逾越节期间，正值满月时节，因而不可能出现日食现象。犹非利加纳斯肯定地说这种黑暗不仅仅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预兆。

现在，我们难以确定犹非利加纳斯引证的是他勒的话。如果他如实引证了他勒的话，那至少说明他勒见证了耶稣死时的异常黑暗（很可能是公元 30 年的春季）。也许他勒也提及基督徒所见证的耶稣死时的情景和同时发生的黑暗。基督徒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个兆头；也许异教徒他勒则断言那仅是自然现象。如果是这样，那他勒的记录就会成为非基督徒对耶稣的最早记录。⁸⁵

马拉巴萨拉蓬的书信

一世纪晚期到三世纪早期期间，最可能是公元 135 年到 200 年期间，一名叫马拉巴萨拉蓬（Mara Bar-Serapion）的叙利亚人被攻取其城的罗马人监禁。狱中，他给儿子写了一封满赋哲理和慰藉的家书，鼓励儿子追求智慧，忍耐苦难。信中，他提到三位受到不公待遇，却为后人视为无辜，被铭记的历史人物：

智者被暴徒强制拉下，他们的智慧被当众侮辱，他们的灵魂被压抑却无能抵抗，面对这些，我们还能说什么？雅典人杀死苏格拉底又有何益处呢？饥荒与瘟疫接踵而来，审判他们的罪。萨玛斯人烧死毕达哥拉斯又有何益处呢？他们的土地顷刻被沙滩淹没。犹太人钉死他们的智慧之王又有何益处？他们的王国紧接着被取缔。上帝公平地处罚了这三个民族：雅典人饿死了；萨玛斯人被海淹没了；犹太人亡国了，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土，从此流离四散。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死，他活在柏拉图的学说里；毕达哥拉斯没有死，他活在汉娜的雕塑中；智慧的王也没有死，他活在自己所留下的遗训[或：新律法]中。⁸⁶ [摘自《铁证待判》中文版]

虽然马拉没有具体提及耶稣的名字，但耶稣是唯一可能符合这个描述的历史人物。首先，当时的犹太人必定已经被驱散四处，这就要求年代至少是公元 70 年之后，或者更可能是公元 135 年第二次犹太起义结束后。其次，除了耶稣以外，历史上再没有其他自称是犹太人之王的人被他们处死。再次，信中明确说明这位被处死之王的教训或‘新律法’依然被遵守。最后，犹太人被驱散是对他们拒绝弥赛亚的惩罚，这在新约圣经有详细预言，（见第二册第六章和第三册第六章）也是基督徒中的普遍观点。

马拉为什么不说出耶稣的名字？我们从信中可知，马拉依然希望能被罗马人释放。此时提名称赞一位被罗马官员处死的人，似乎不太明智；在公元二世纪直接提及在罗马帝国中被认为是非法团体、时遇迫害之宗教的创起者似乎也有失聪明。还要留意，马拉小心地避免提及罗马人对耶稣的死也有部分责任。⁸⁷

从此，我们又有了一份由非基督徒记录，非常可能是指耶稣的二世纪文献。

附录 1-2: 小普林尼致图拉真皇帝（论基督徒的处理问题）书信 96-97

[此处使用温时新译文，与正文部分略有不同]

小普林尼书呈图拉真皇帝陛下

主上，臣已习惯于向您求教任何臣心存疑虑之事。因为除您之外，谁人能为臣指点迷津或是点出缺失所在？以前臣从未参与过对基督徒之审判。故臣对于应此种应予惩处和审查之罪行应如何处罪及如何量刑一无所知。此外，臣对于年幼者与成年犯之间量刑是否应予区别；对于忏悔者是否应予宽恕——曾身为基督徒者一旦退出是否应予优渥；未曾犯罪之基督徒与彼等之犯罪者，何者当受惩处，臣心中于此几点大存疑惑。

又，对于在臣面前被指为基督徒者之诉讼，臣谨遵循下列程序：臣质询其人是否为基督徒；若其人供认不讳，臣威胁以刑法惩处之，质询第二遍，复之以第三遍，若其人仍固执己见，臣遂命处以死刑。盖臣深信，无论其所持教义为何，冥顽不化、固执谬见者合当处死。对于陷入歧路之罗马公民，臣特为之签署命令，着将其解往罗马。

世事往往如此，随臣等办案之进展及某些事件之发生，告发蜂起。遂有一匿名文件广为流布，内中提到众人姓名。对于否认身为或曾身为基督徒之人，当彼等遵臣之口授向诸神祈求；向陛下画像及臣特意吩咐搬来之诸神雕像祈祷、奉献薰香美酒；并对基督之名加以诅咒——据传，身为基督徒者以上诸行之任一皆不可强迫而为之——凡能履行以上诸行者，臣以为当予撤诉。或有被线人指为基督徒者则否认之，彼等断言尝为基督徒然已推出久矣——有3年前退出者，有多年前退出者，或竟有20年前退出者。彼等俱能礼拜陛下画像及诸神之雕塑，并能诅咒基督之名。

然彼等断言，其人之罪过或曰错失之处在于曾习于在某固定日期之黎明前相晤，彼此和之以赞美基督为神之赞美诗歌；并发誓约束自身，非为作奸犯科，而是誓言不欺、不窃、不通奸、不背信弃誓、当被吁求之时不得抵赖不还他人寄存之财物。嗣后，据彼等之习俗，彼

此分别，复聚会分享饭食——食物合于常规无异。彼等宣称，尽管其行若此，其人既见臣奉陛下之命颁布之严禁政治集会露布后，参与基督教之行动即行终止。缘是之故，臣以为，为求探明真相，严刑拷问二女奴——彼等称为女执事者——极有必要。然除顽劣与极端之迷信而外，臣一无所获。

为此，臣将审判延缓，火速求教于陛下。惟因该案涉及人数众多，此事在臣看来理当咨询于陛下。已然正然身受或将受此案株连者，无分寿幼、无分贵贱、无分男女，人数众多。惟此等（基督教）迷信祸延城乡，及于农庄。然依臣之见，或可挫阻而消弭之。很明显，此前几乎已被废弃之诸神庙宇如今已恢复人气；久已漠视之宗教仪典，现已有所恢复；时至今日，虽然献祭牺牲仍乏人问津，然（牲口贩）已从四野糜集。臣于是不禁有感焉：陛下法外开恩，仁信广布，黔首奉旨受化，自当歧途知返哉。⁸⁸

图拉真皇帝回信小普林尼

字复普林尼，朕之股肱：审理被揭发为基督徒之案件之时，汝所遵循之诉讼程序正确无误——缘于无法指定普遍适用之规章用作一成不变之标准。汝不必将此等基督徒一一甄别；假如其人遭到指控被证明有罪，则自当惩处之。按此条件，任何否认身为基督徒者，如能证实之——亦即礼拜吾人敬拜之诸神——则无论其人过往是否形迹可疑，悔过之后仍应予宽恕。唯匿名之告发，不应准予起诉：要在此类行为实乃危险之先例，并与吾人时代之精神不符。钦哉！⁸⁹

附录 1-3: 穆拉多利经目断片全文，约公元 170-180 年

[前文遗失]

.....但在某些场合他曾亲自在场，所以他[把它们按照自己陈述的口吻]编排了下来。

第三卷福音书是路加写的。著名的医生路加，在基督升天后，当保罗将他当作对律法火热的人带在自己身边时，他根据[普遍]信仰，以自己的名义编排了这卷书。但他也不曾亲眼见过主；他既能把一些事件确定，就确实从约翰的出生开始写起。

福音的第四卷是使徒[之一的]约翰所写的。当受到门徒和主教辈的敦促时，他说道：“今日起与我一同禁食三天；若果有什么事显现在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我们就彼此传达。”当天晚上，使徒[之一的]安得烈得了启示，称约翰必以他自己名义写出一切事情，而他们所有人都应该细察约翰所写的。

由此之故，虽然福音书的每一卷教导着各种不同的要旨，但对于信众的信仰没有什么抵牾，因为一切都是本着同一至上圣灵的导引而在所有[福音书]宣述的，关于基督诞生，受难、复活，与众门徒的生活，祂两次的来临，第一次来是在卑微中、被人轻视，是已发生之事；第二次来是在荣耀和权能中，是将来发生之事。

令人惊奇的是，如果约翰在他的书信中也如此经常提起这些独特的事情，说“我们对于所写给你们信中的那些事，岂不都是我们眼所亲见，耳所亲闻，手所亲触的呢？”因为他这样宣称[他自己]不单是一个目击者和亲闻者，更是一个按照顺序依次写出主所行奇迹的作家。

不过，所有使徒们的行传，写录在一卷之中。对于‘最尊贵的提阿非罗大人’，路加福音编汇了他在场时发生的事件——从他没有记录彼得受难和保罗离开[罗马]去西班牙的事件，就能显然看出。

不过，保罗的书信对那些想要明白保罗曾发出了什么书信，从何处发寄，与发寄原因的人，是清清楚楚的。保罗首先写给哥林多教会，殷殷劝阻党派分立与异端；其次写达加拉太人书，劝禁割礼；再其次，

达罗马人书，详细解释了经书的顺序（或：计划），和他们以基督为原则（或者说主题）。关于此点，我们有必要一个一个讨论，因为蒙福的使徒保罗依他前辈约翰之先例，只指名写信给七个教会，依下列次序——第一给哥林多人，次给以弗所人，第三给腓立比人，第四给歌罗西人，第五给加拉太人，第六给帖撒罗尼迦人，第七给罗马人；另一方面，为了叮咛训诫，对哥林多人和帖撒罗尼迦人，各写给了第二书信，很明显能看出散布在全球的只是一个圣教会。因为约翰在启示录中，虽是写信给七个教会，但都是对全体说的。可是，达腓利门的一封信，达提多的一封信，和达提摩太的两书，则是[保罗]出自个人感情和爱而[写]，这些在普世教会中被视为神圣，用作治理教会的规条。

此外，现在通行着的，还有一封给老底嘉的[书信]，[和]另一封给亚力山太人的信，这[两封信]都冒充保罗的名义，来[进一步]传扬马吉安异端，还有几封别的信，不能被公教会接收——因为，胆汁混杂着蜜糖，是不太适宜的。

而且，犹太书和两封在以上提及的约翰（或者以约翰名义所写的）书信，都为公[教会]所接受（或使用），还有，由所罗门的一些友人，因崇敬他而写出的智慧[书]。我们接受的只有约翰和彼得写的数卷启示录，尽管我们当中有人有不愿在教会里诵读后者。可是黑白的牧人书是最近在罗马城写的，即与我们同时，其时他的兄弟庇护主教担任罗马城教会[主教]的职位。所以此书实该诵读，但它不能作为先知书在教会当着公众宣读，因为先知书的数目已经完备；也不能列为使徒作品，因为它的时间比[他们]晚。

但是我们概不接纳亚新诺（Arsinous）、瓦伦提努（Valentinus）或米太亚德（Miltiades）的作品，他们也为马吉安（Marscion）和孟他努派（Cataphrygians）的亚洲创起人巴西理得（Basilides）构作了一部新诗篇……⁹⁰

[下文遗失]

附录 1-4: 萨莫萨塔琉善（约公元 120/125–180 年后）之 The Passing of Peregrinus （写于约公元 165 年）节选

[佩雷格里诺斯（Peregrinus Proteus 约公元 95–165 年）是犬儒（Cynic）学派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在生命中的某段时间曾宣称信奉基督教，但后来又转离基督教，信奉希腊的犬儒哲学。公元 165 年左右，萨莫萨塔地的琉善（Lucian of Samosata）为他写了一本充满尖刻讽刺的传记，书中不乏对基督徒和基督教的嘲弄。琉善对基督教的描述固然不尽然准确，但这本书的确证实了一些新约圣经的细节和早期教会历史的记载。]

11. 正是在那时，他[佩雷格里诺斯]通过与巴勒斯坦地区基督徒祭司和文士的来往，了解到基督徒的奇妙学问。而且，就是在一瞬间——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呢？——他使得所有人都像孩子。因为他是先知，是异教的带领者，是会堂的头头，他是一切，全靠他自己成就。他解释了他们的一些经书，甚至又编纂了许多经书。他们敬崇他如神；使用他如律法颁布者，将他当作保护者，当然，他的地位还是次于那位他们依然崇拜的人，那位因为把这种新宗派引进世界，而在巴勒斯坦被钉死的人。

12. 而后，佩雷格里诺斯终于因此被捕入狱，这成为他未来事业的资产、为他所倾心的坑蒙拐骗和臭名昭著带来了不少声誉。当他入狱以后，那些将此视为灾难的基督徒们竭尽所能想救他出来，这招失败以后，他们就使用了每一种关心他的其他方式，不是任何随随便便的方式，而是要付出勤勉刻苦的方法，天一破晓就能看到有年老的寡妇和年幼的孤儿等在监狱附近，而他们的长官在贿赂了守卫后，那时甚至还在牢里和他一起睡大觉。然后，精美的饭菜呈送了进来，有人念着他们的圣书，而杰出的佩雷格里诺斯——因为他当时还叫这个名字——就被他们称为‘新苏格拉底’。

13. 的确，甚至有来自亚洲的城民，有基督徒支付普通费用派送的人前来周济、保护和鼓励这位英雄。无论什么时候采取这些公共行动，他们的速度都不可思议地快；因为他们很快就把所有挥霍净尽。

所以就是在那时，在佩雷格里诺斯的事件中，他们的许多钱财以他入狱为由被送给他，而他从中获得的益处不是一点点。可怜虫们最先使自己相信的是他们自己会不死，活到永远，因此他们蔑视死亡，甚至自愿被关押——至少多数人。而且，他们第一位律法颁布者已经劝服他们相信：他们一旦犯了否认希腊神祇的罪，敬拜那位被钉死的诡辩家，并且活在他的律法之下，他们就都互相成为弟兄。因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蔑视一切，将之视为公用财产，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传统地接受这类教义。所以如果有任何骗术师能偶然获益，那来到他们当中，他很快就能通过欺骗这些愚民而突然暴富。⁹¹

¹ 图片来源：

约瑟夫斯胸像：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Josephusbust.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Josephusbust.jpg)

塔西佗胸像：

[PUB-DOM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aius_Cornelius_Tacitus.jpg](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aius_Cornelius_Tacitus.jpg)

尼禄皇帝：characterattack.wordpress.com/2011/05/02/emperor-nero/.jpg

苏埃托尼乌斯：spartacus.schoolnet.co.uk/ROMsuetonius.htm .jpg

克劳狄皇帝：

spqr360.com/images/article_images/clauidius_roman_emperor.jpg

小普林尼：truthnet.org/Apologetics%12% .jpg

图拉真皇帝：

[PUB-DOM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raianus_Glyptothek_Munich_72.jpg](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raianus_Glyptothek_Munich_72.jpg)

雷兰莎草纸：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P52_recto.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52_recto.jpg)

en.wikipedia.org/wiki/File:P52_verso.jpg

Chester Beatty I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v. 6238 莎草纸 (P46)：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P46.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46.jpg)

Bodmer II (P66) 莎草纸：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Papyrus66.jpg

梵谛冈抄本：

[PUB-DOM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dex_Vaticanus_end_or_Luke.jpg](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dex_Vaticanus_end_or_Luke.jpg)

西奈抄本：PUB-DOM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dex_Sinaiticus_Matthew_6,4-32.JPG

按耶稣时期的样子模拟的毕士大池子：

welcometohosanna.com/JERUSALEM_TOUR/jerusalempics/bethesdamodel.jpg

毕士大南池的西边：

biblewalks.com/Sites/Bethesda.html#General_Bethesda5s.jpg

一世纪警戒外族人进入耶路撒冷圣殿的铭文：

kingdomrecaptured.com/gentile_inscription.htm.jpg

出土于凯撒利亚城，写有‘本丢·彼拉多’的铭文：

bible-history.com/archaeology/Israel/pilate-inscription.html

刻有“以拉都”的哥林多铺路石：

kingdomrecaptured.com/erastus_inscription_files/image001.jpg

列出六位地方官员名字的帖撒罗尼迦二世纪拱状物：

kingdomrecaptured.com/politarch_inscription.htm.jpg

关于士求·保罗（Sergius Paulus）的其中一块碑铭：

www.kingdomrecaptured.com/sergius_paulus_inscription.htm

在希腊特尔斐找到的部分铭文：

www.kingdomrecaptured.com/gallio_inscription.htm

- ² Van Voorst, Robert E. Jesus Outside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Evidence. William B. Eerdmans Pub. Co., 2000. Pg. 6-9.
- ³ 注释1, 第 14 页。
- ⁴ 约瑟夫斯《犹太古史》第十八卷, 第五章, 第二节 (= Book 18:116-119)。英译本引自 livius.org/jo-jz/josephus/fj02.html。
- ⁵ 例证可参考网站: www.livius.org/jo-jz/josephus/fj02.html。此文作者显然不相信圣经是写于神的启示, 也不相信圣经的无误性。
- ⁶ 约瑟夫斯《犹太古史》第二十卷, 第九章, 第一节 (= Book 20:200-201)。英译本引自注释1, 第 83 页。
- ⁷ 注释1, 第 83 页, 脚注 26。
- ⁸ 年代根据巴勒斯坦地区当时执政的罗马统治者的名字确定。案例可参见 Unger, Merrill F., R.K. Harrison, Howard F. Vos and Cyril J. Barber. The New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Moody Press, 1988. Pg. 405, 423-424, 975.
- ⁹ 参见注释1, 第 83-84 页。
- ¹⁰ 约瑟夫斯《犹太古史》第十八卷, 第三章, 第三节 (= Book 18:63-64)。由多个英译本拼合。
- ¹¹ Meier, John P. 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 Volume I. (New York, 1991) Pg.62; 80-83. 转引自: en.wikipedia.org/wiki/Josephus_on_Jesus
- ¹² 塔西佗《编年史》15:44。Loeb Classical Library 译本引自: penelope.uchicago.edu/Thayer/E/Roman/Texts/Tacitus/Annals/15B*.html。‘Christus’ 以 ‘Christ’ 代替。(译者注: 中文译本引用《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 ¹³ 关于本段内容及其真实性, 和 ‘Christ’ 和 ‘Christians’ 的拼写的详细讨论可见注释1, 第 39-53 页。
- ¹⁴ Lucian of Samosata. The Passing of Peregrinus. Chapters 11, 13. Translation by A.M. Harmon 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网络资源: tertullian.org/rpearse/lucian/peregrinus.htm
- ¹⁵ 注释1, 第 15 页。
- ¹⁶ tertullian.org/rpearse/tacitus/#4
- ¹⁷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六卷(尼禄), 16:2。英译本: Rolfe's transition 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网络资源: fordham.edu/halsall/ancient/suet-nero-rolfe.asp (译者注: 中文译文引用《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232 页。)
- ¹⁸ 注释 17 第六卷(尼禄), 19: 3。
- ¹⁹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五卷(克劳狄), 25:4。英译本引自注释 1, 第 30 页。

- ²⁰ 就此问题的详细讨论见注释1, 31-37 页。
- ²¹ 根据英文译本的小普林尼《书信集》第十卷, 书信 96。英译本: 1915 Loeb Library 译本。网络资源: vroma.org/~hwalker/Pliny/Pliny10-096-E.html
- ²² 注释1, 第 70 页。
- ²³ 注释1, 第 70 页。
- ²⁴ 英文译文出自注释1, 第 112 页。
- ²⁵ 英文译文出自注释1, 第 114 页。
- ²⁶ 注释1, 第 107、114、117 页。
- ²⁷ Blomberg, Craig L. 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Gospels. 2nd Edition. InterVarsity Press, 2007. Pg.253
- ²⁸ Aland, Kurt et al., Eds.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3rd Edition (corrected).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83. Pg.xiii-xix.
- ²⁹ Cited in: McDowell, Josh D. The New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9. Pg.38.
- ³⁰ Bruce, F.F.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 InterVarsity Press, 1964. Pg. 16-17. Reissued by: Wilder Publications, LLC, 2009.
- ³¹ Boter, Gerard.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Plato's Republic E.J. Brill, 1989.
- ³² en.wikipedia.org/wiki/Ab_Urbe_Condita
- ³³ Parkes, Malcolm Beckwith. Pause and eff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unctuation in the We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 ³⁴ Pearse, R. tertullian.org/rpearse/pliny/pliny_mss.htm
- ³⁵ Pearse, R. tertullian.org/rpearse/tacitus/
- ³⁶ Aland, Kurt and Barbara Al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Editions and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Textual Criticism,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Erroll F. Rhode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5. Pg.81. 转引自:
en.wikipedia.org/wiki/Biblical_manuscript
- ³⁷ Komoszewski, J. Ed, M. James Sawyer, and Daniel Wallace. Reinventing Jesus: How Contemporary Skeptics Miss the Real Jesus and Mislead Popular Culture. Kregel, 2006.
- ³⁸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gj.zdic.net/archive.php?aid-2449.html. [In English, consult: Xinhua News Agency May 25, 1999. "Oldest Edi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 Discovered." www.crystalinks.com/china2.html]
- ³⁹ 注释38。
- ⁴⁰ 此类问题网上讨论可参考: Daniel B. Wallace, Daniel B. The Book of Bart. 网址: bible.org/article/gospel-according-bart
- ⁴¹ 此类问题深入讨论可参考 Komoszewski, J. Ed, M. James Sawyer, and Daniel Wallace. Reinventing Jesus: How Contemporary Skeptics Miss the Real Jesus and Mislead Popular Culture. Kregel, 2006.
- ⁴² Strobel, Lee.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Zondervan, 2007. Pg.86.
- ⁴³ 注释27, 第 333 页。
- ⁴⁴ 注释28。
- ⁴⁵ 注释28, 第 320-415 页。

- ⁴⁶ 约瑟夫斯《犹太古史》15:11:5 (15:417)。
- ⁴⁷ 注释30, 第 66 页。
- ⁴⁸ Vos, Howard F. Nelson's New Illustrated Bible Manners & Customs.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9. Pg394.
- ⁴⁹ Free, Joseph R. and Howard F. Vos. 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Pg.278.
- ⁵⁰ Barker, Kenneth L., General Editor. The NIV Study Bible,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5. Commentary at Romans 16:23.
- ⁵¹ 注释30, 第 67 页。
- ⁵² Glueck, Nelson. Rivers in the Desert: History of the Negev. Farrar, Straus, and Cadahy, 1959; as quoted in Note 29
- ⁵³ 参见约瑟夫斯《犹太古史》第十五卷, 第四章, 第一节(= Book 15:88-95), 以及《犹太战争》第一卷, 第十三章, 第一节(= Book 1:248-249)。
- ⁵⁴ Unger, Merrill F., R.K. Harrison, Howard F. Vos and Cyril J. Barber. The New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Moody Press, 1988. Pg. 790.
- ⁵⁵ 注释30, 第 62 页。
- ⁵⁶ 注释49, 第 270-271 页。
- ⁵⁷ 注释49, 第 274 页; 注释30, 第 60 页; 注释50, 可另外参见使徒行传 17: 6。
- ⁵⁸ 注释49, 第 272-273 页; 注释30, 第 60 页。
- ⁵⁹ 注释49, 第 272 页。
- ⁶⁰ 关于保罗访问塞浦路斯的时间可参见注释65, 第 394 页和注释50, 时间顺序可参见使徒行传 10: 3。
- ⁶¹ 注释 48, 第 495 页; 注释49, 第 268-269 页; www.biblehistory.net/Sergius_Paulus.pdf; www.kingdomrecaptured.com/sergius_paulus_inscription.htm
- ⁶² 注释49, 第 278 页; 注释65, 第 391-393 页。
- ⁶³ 注释50, 使徒行传 10:3 的时间表; 注释65, 第 391-402 页。
- ⁶⁴ 问题及相关解决方案小结可参见注释30, 第 61-62 页; 注释49, 第 242-243 页; 注释65, 第 302-306 页。
- ⁶⁵ Finegan, Jack. Handbook of Biblical Chronology, Revised Editi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8, pg.305.
- ⁶⁶ 转引自注释29, 第 62 页。
- ⁶⁷ Tenney, Merrill C. Revised by Walter M. Dunnett. New Testament Survey, Revised Wm. B. Eerdmans, 1985. Pg.405, 410.
- ⁶⁸ Bruce, F. F. The Canon of Scripture. IVP Academic, 1988. Pg.164.
- ⁶⁹ Polycarp. To the Philippians 21:1.转引自注释68, 第 122 页。
- ⁷⁰ 罗马的革利免, 革利免《致哥林多人书》的第一封信 (The First Epistle of Clement to the Corinthians.) 47 章。
- ⁷¹ 注释67, 第 405-406 页、第 430-431 页。
- ⁷² 详细讨论可参见注释1, 第 189 页; 注释27, 第 264 页和脚注 66.

- ⁷³ Hurtado, Larry W. The Earliest Christian Artifacts: Manuscripts. Eerdmans, 2006. Pg.228
- ⁷⁴ See New Testament scholar Dr. Craig A. Evans's comments quoted in Strobel, Lee.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Zondervan, 2007. Pg.38-39.
- ⁷⁵ Turner, Ryan. Does the Gospel of Thomas belong in the New Testament? 网络资源: www.carm.org/gospel-of-thomas
- ⁷⁶ 所有多马福音英译文引自注释1, 第 189-201 页。
- ⁷⁷ Craig Evans, 转引自注释75。
- ⁷⁸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Book 1, Chapter 31, Verse 1.
- ⁷⁹ Byers, Gary. "After the Hyp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ospel of Judas." *ABR Electronic Newsletter* May 2006. Online: biblearchaeology.org/post/2006/06/14/After-the-Hype-The-Significance-of-the-Gospel-of-Judas.aspx
- ⁸⁰ DeConick, April D. "What the Gospel of Judas really says." *New York Times*, Sunday, December 2, 2007. nytimes.com/2007/12/02/opinion/02iht-edeconick.1.8558749.html
- ⁸¹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Book 1 Chapter 31 Section 3.
- ⁸² 参见:
Witmer, David. "Fact and Fiction: Checking the Da Vinci Code History"
www.biblearchaeology.org/post/2006/03/03/Fact-and-FictionChecking-the-Da-Vinci-Code-History.aspx
Byers, Gary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Dan Brown's The Da Vinci Code" *ABR Electronic Newsletter* July 2004.
www.biblearchaeology.org/post/2005/11/28/The-Historical-Basis-of-Dan-Brown's-The-Da-Vinci-Code.aspx
www.thetruthaboutdavinici.com
- ⁸³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39:15.
- ⁸⁴ Julius Africanus. History of the World. 18:1;转引自 Byzantine historian Georgius Syncellus in his Chronicle (c.800 AD). 英文译文由多个版本拼合, 参考对象包括注释30, 第 79 页。
- ⁸⁵ 关于马拉巴萨拉蓬书信的详细讨论参见注释1, 第 20-23 页。
- ⁸⁶ 马拉巴萨拉蓬书信英文译文有多个版本拼合, 参考对象包括注释30, 第 79-80 页以及注释1, 第 54 页。
- ⁸⁷ 关于马拉巴萨拉蓬书信的详细讨论参见注释1, 第 53-57 页。
- ⁸⁸ 小普林尼《书信集》, 第十卷, 书信 96。1915 Loeb Library 译本。来自网络资源: vroma.org/~hwalker/Pliny/Pliny10-096-E.html
- ⁸⁹ 小普林尼《书信集》, 第十卷, 书信 97。1915 Loeb Library 译本。来自网络资源: vroma.org/~hwalker/Pliny/Pliny10-097-E.html。(译者注: 中文译文摘自施美夫【英】著 温时新 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74 页。来自网络资源: www.xzs.2000y.com/mb/1/readnews.asp?newsid=942197)
- ⁹⁰ 资料来源: www.bible-researcher.com/muratorian.html。(译者注: 中译文摘

自《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根据英文作了些许修订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451498/>)

⁹¹ 注释14。